



得獎作品

## 目 次

首獎   那年，梅花開.....	2
評審獎、澳門特別獎   澳門的灰姑娘.....	6
優選   寶島上的破瓶子.....	13
優選   Elegi Ambarwati.....	18
優選   一張紙.....	23
青少年評審推薦獎   遁逃.....	34
青少年評審推薦獎   買妻.....	38
青少年評審推薦獎   兩極.....	41

## 《那年，梅花開！》

今早，六婆和孫女跑去市場買菜回家做飯。大家都看到她爽朗的神情，和這幾年來的鬱悶完全不同。平時對誰都不理不睬，今天見誰都開朗地問候。

魚販小姐隨著追問：「今天年節集市，六婆不賣菜啊？阿月的女兒從台灣回來待多久呢？」

\*\*\*

阿月是六婆夫妻的獨生女，二十年前嫁去台灣。那時候她還像孕穗般稚嫩，聽說才滿十八歲，別人介紹她跟台灣人結婚。那年，村裡多少男孩為那個又善良又漂亮的女孩傾倒。突然間聽說有人做媒給在台灣某個富裕人家。村裡的男孩們惋惜得發愣，但人們也為六婆夫妻開心，說不定阿月去那邊還可以換另一種人生，否則以她的家境不曉得何時才能抬頭做人。

椰子葉鋪著屋頂的歪斜房子，除了幾個下雨天用來接雨水的瓢盆也沒什麼有價值的東西。她先生，廖翁，則長年病痛，那時，正在潛水挖牡蠣就中風，現在只能躺在床上。阿月當時的課業很好，但也自那時起得休學。六婆則是得為每一餐奔波張羅。

原以為阿月過去可以讓六婆夫妻的日子好過一些，但約莫三年後，別人帶著癡呆的她回來。夫家說她患了精神病所以退回娘家。聽說在那邊有個快兩歲的女兒，但夫家養著。他們怕她發作時會掐死自己的女兒。逾一年後廖翁過世。

六婆就這樣照顧阿月，應該也有十幾年，沒人記得清楚。她日復一日徘徊在菜園裡。早晨去市場販售後又回家看顧她。她動不動就在村裡繞，然後叫喊，見別人家的孩子就抱起來，讓誰都害怕。萬一她發瘋，可能往人家孩子頭上賞一塊石頭。每過幾天她又把舊衣服拉出來捲成人偶形，整晚抱著，嘴裡又喃喃自語：「阿妹！阿妹！」任誰都不能碰她的東西。也沒人聽懂她說什麼。

大家對他母女倆的環境都有所感觸。很多時候想帶食物去給她們，但又害怕被追著打。她還是一樣，像圓月一樣漂亮——才二十出頭的年紀。但村裡的男孩誰敢對她這瘋子顧上一眼。

除了發作的時候，她也有清醒的時候。偶爾也會到菜園裡跟六婆一起翻土、拔草。後院有一棵梅花樹，六婆幾次打算叫人來買。因為已經很多年都沒開花。葉子茂盛，掉滿地，讓她每天都要掃兩次。但好幾次找人來把梅花樹搬走，都被阿月追著打，不許賣。

梅花樹很大，也有十幾年了——她在自己年幼時就種下。以前，六婆記得有一次她曾說，以後如果生女兒一定取名為「梅」。她說她喜歡梅花，因為梅花會掉落但不枯萎。她說：梅花開的時候是為生命全力以赴，到花期的盡頭離開樹枝掉落地上仍堅決維持鮮黃的顏色，而不願意在樹枝上枯萎。以前，她的作文課成績很好，所以對什麼都很浪漫。現在卻時醒時癡，但她

偶爾也會在梅花樹下澆水、拔草，即便那麼多個年節未曾開花。六婆心想，不曉得是不是偶然，自從她癡呆地回越南到現在，梅花樹再也不開花了。

\*\*\*

兩年前，暴風雨把屋頂掀走之後，地方政府為六婆母女蓋了一棟四級的情義屋。收拾房子時，六婆看到一個舊行李箱塞在床底。那行李箱因為泡過洪水而斑駁，拉鍊也生鏽無法拉開。它這十幾二十年來一直都躺在床角，自從阿月被夫家退回來都未曾打開。六婆用刀子劃過拉鍊布，看看裡頭有什麼東西。當年的回憶瞬間湧起——她心愛的女兒突然在瘋癲的狀況下回來——那使她感到憂傷並哭了起來。

她看到當年為阿月去台灣夫家前，準備的幾套衣服、一面鏡子和竹製梳子。最後的晚上，母女倆一起睡還談了多少的心。說再想家也要為自己和孩子的將來努力。說生了孩子之後要讓孩子回來看外公外婆.....

行李箱底下有一個小盒子，外面包了兩層塑膠袋。輕輕的剝開每一層，六婆看到一件被小心翼翼包好、內裡繡著中文字的嬰兒服，以及一張阿月手上抱著約莫一歲嬰兒的照片時，她愣住了。

她猜測，應該是阿月的女兒——那個她從未謀面的外孫。她長得跟媽媽小時候一樣。兩行淚水就這樣滑落在年過半百的女人那黝黑風塵的臉頰。那麼多年辛苦照顧生病的先生，然後到唯一的女兒變瘋癲。擦掉淚水，六婆將照片裹回嬰兒服裡，收起來。

\*\*\*

在那才蓋幾個月、還留著水泥味的情義屋裡，左鄰右舍進進出出探望阿月。平時都怕來串門子會被追著打，她今天整個趴在床上了。大家都很心疼她！這整個月她都在生病，什麼都不肯吃。醫生說她精神衰弱太嚴重了。整個禮拜，六婆每天都守在她身邊。昨天還能逼她喝幾口稀飯，今天怎麼都剝不開她的嘴來把食物送進去。蚊帳垂掛一整天也懶得收起來。她斜躺在一角，嘴裡一直呢喃著：「阿妹！阿妹！」沒人曉得她在唸什麼。

那一整天，她抓著六婆的手不放，再支吾地指向院子裡的梅花樹。六婆明白，她想要死後被葬在那梅花樹下。

那晚凌晨三點鐘，她在六婆的懷裡走了。

她的葬禮很簡陋！村裡的鄰居募捐為她買一口棺木。靈堂上的照片也沒太好。因為她過世時體重只有三十幾公斤，很憔悴，只剩下皮包骨而已。六婆拿出她和女兒的合照，請人放大來當遺照。

阿月過世那天，六婆連哭的力氣都沒有。不是六婆不疼她，而是過了這麼多年，她還哪來眼淚可以哭。於六婆，那麼多個瘋瘋癲癲的年頭，人們也不當她是人了，現在歸土，也是為她脫離這一場多端的人生。

\*\*\*

阿月做四十九天的那天，六婆打算拿她母女倆的牌位去燒，突然發現照片背後有一行中文字。她想起從未見過的外孫。內心深處，六婆仍想知道她是死是活。六婆默默地數，她如果還在，這時候應該也十幾二十了。

那麼多年辛苦地過活，誰還有心思去想新年是什麼東西，更別說算歲數和年數。她只知道，別人幫阿月寫訃聞時，阿月三十七歲。

拿著照片看了一會，六婆又將它收回盒子裡。

一眨眼就到阿月的第一個忌日，六婆準備了祭拜的飯菜。有幾位鄰居來家裡陪她，聊起上村的武翁有個女兒嫁去台灣也十多年了。人家說武翁家有福氣，女兒嫁去台灣，但每年都帶老公和公婆回越南探望。

那天下午，六婆將裹在嬰兒服裡的照片帶去武翁家，請武翁的女兒幫忙打聽在台灣的外孫消息。如果照片背後的字是地址，說不定六婆還能夠尋回她那唯一的外孫女。六婆只想知道她是死是活，讓她心裡不用再牽掛。

照片已經斑駁多處，因為也過了近二十年，但背後的确寫著在台灣的一處地址，字還可以看到得清楚。阿鶯——武翁的女兒向六婆允諾會幫她找到這個地址。

\*\*\*

回到台灣，即便很忙，阿鶯仍掛心六婆那天的眼神，所以決定安排搭一趟五個鐘頭的火車到屏東，循著那照片背後的地址去找。她遇到阿月先生的姊姊。

談話的內容讓阿鶯釐清了所有事情。

那姊姊說五年前已經想帶她正在扶養的姪女回越南找阿月，但沒有任何消息或資訊。姊姊說：那時候她弟弟和另一個女人有外遇。阿月發現大發醋意，嚷嚷著要帶孩子離家。阿月先生酗酒，常常對阿月施以暴行。可能因為產後憂鬱加上所受的委屈和常被毆打，後來阿月就常常自言自語，常把頭去撞牆。因為想留下扶養孫女的權益，公婆跟別人說阿月跟男人亂來，沒有資格養孩子，要把她退回越南。雖然目睹所有事情，但也因為寵著那叛逆的弟弟，姊姊也沒阻擋。後來，父母過世，幾年前阿月的先生酒駕闖禍也過世了。姊姊就養著阿月的女兒。

五年前，姊姊將所有事情告訴姪女，讓她知道媽媽不是爺爺、奶奶和爸爸這麼多年來常跟她說的樣子，從她一歲那年就跟男人跑。讓她知道因為被爸爸施暴所以才發癲，經過那麼多年

對媽媽只有一個「恨」字，她更渴望找回媽媽，但也沒有任何線索可循。

「妳想要找阿月嗎？這照片、這衣服是不是繡著『小梅』——小妹妹的名字呢？」

\*\*\*

臘月廿三，武翁去給六婆通知他女兒會帶阿月的女兒回越南，讓六婆好幾個晚上都睡不著。她就躺著，想像那小女嬰已長得多大，像不像阿月年輕的時候？

臘月廿八！

小小的市場突然熱鬧了起來。人們耳語，說六婆的外孫從台灣回來和她過年。她羞澀地跟在六婆後面，旁邊還有阿鶯，武翁的女兒同行翻譯。

「誰啊六婆？」

「小梅，阿月的女兒。」六婆回答。

「哇塞！她怎麼這麼像媽媽！好漂亮啊！」

「嘿啊！漂亮齣。今年十九歲了呢。」

六婆眼中燃閃爍著滿足的神情。也不知道已經多久了，她心中還有一個真正的年節。

那年，梅花樹突然開花，染黃了院子的一角！

故事完畢！

作者案：依據風俗，至今在南部的少數省份（例如錢江省），去世的人會安葬在家後院，是屋子後方一處寬闊的庭院。

## 《澳門的灰姑娘》

我小時候很喜歡閱讀童話故事，白雪公主、長髮公主、美女與野獸，而我最喜歡的當然是灰姑娘！我還沒七歲的時候，第二頻道播出了灰姑娘，不管在電影、書籍、舞台表演，只要有機會，啊哈，我可是絕對不會放過任何機會呢！當然一定要是免費的，不然我國小的車錢就要花 15 元了，6 元車錢，然後來回，如果錢可以用完的話，剩下 3 元媽媽說可以用來買紙，她知道我很喜歡畫畫。你在想那鉛筆和食物怎麼辦，你不用擔心，因為我有很多新的，晚上睡覺以前媽媽會幫我削好尖尖的鉛筆放在書包的小口袋裡，以及每次帶著飯菜。七點上課，需要一個小時半的車程，所以媽媽三點鐘就要起床準備我要帶的餐點。剩下的 3 元我都會存起來直到禮拜五，剛好零售的中國城就在附近，我會買蝴蝶髮夾，以前非常流行蝴蝶翅膀會抖動，閃閃發亮，當時只賣 5 元，所以我會買 3 支，到了禮拜一去學校我就可以轉賣給我同學一支 8 元，直到學期末，我有足夠的錢，外加我們所有的人都有蝴蝶髮夾夾在頭髮上。#友誼目標

我只有在一本書中讀到，幻想著有一天能夠到宮殿裡，沒想到真的能實現到達這裡，太不可思議了！太不可思議了澳門！你沒辦法想像我眼中的閃爍，當我第一次踏進來。比聖費爾南多<sup>1</sup>的燈籠更閃耀輝煌，好多的宮殿！！

我的天啊！雖然我讀過睡美人熟睡的宮殿裡的一本書，這裡並不像典型的宮殿，或類似每次都在電視上播放的白雪公主的繼母，在魔鏡面前自以為 GGSS<sup>2</sup>（自我感覺良好）！這個真的不一樣各位，我發誓！我稱它們為「千禧宮」。對！答對了！這就是現代的宮殿姊妹們！引起我注意的第一個宮殿非常巨大像是葉子狀，底下像是洋蔥狀，我不得不說出哇至少五秒鐘！真的好漂亮！如果埃及法老挖掘土地，並將黃金掩埋，而這個王不一樣，因為他將整個建築物做了裝飾，真是自命不凡，大廳中間裝潢一排華麗的鑽石，剛開始我還以為是噴泉，但是哇……真是神奇！

有珍貴的鑽石，設計非常獨特，似乎是富裕的蘇丹所擁有的，如果問我，我最喜歡的是這個。我既然提到噴泉，讓我也闡述一下我在另一土地的發現，也有噴泉姊妹們！他還邀請一組合唱團，為了一邊欣賞水的變化，一邊聽優雅的音樂和纜車，非常浪漫。我本來打算邀請克里斯·伊凡，也就是美國隊長，如果我有多餘時間，輕鬆輕鬆一下，跟這些兄弟開個玩笑。

還有一個宮殿不想被打擾，它已經佔領了義大利及法國，據說連倫敦也被佔領了，所以大家廣為而談的事情，在當時是最受歡迎的。另外一個是由銀製作成的宮殿，內有一處是有跳水舞的噴泉，非常具有可看性。我絕對絕對看不膩它們的表演節目。我感受到各個不同的情緒，我好想要表演節目完後放煙火慶祝，但是我又沒有預算，所以我只能盡量用拍手叫好並站起來說哇！的表達出我的感動。

<sup>1</sup> 譯註：San Fernando，菲律賓城市。

<sup>2</sup> 譯註：Gandang ganda sa sarili，意同 Good feeling。

「你好！早上好！！」

非常有朝氣的跟我自己打招呼，面對著鏡子，喔！等一下你們搞不好會認為我瘋了我才會跟我自己講話，我只是在練習？再過幾個小時就要聚集在澳門的一個大宮殿裡，那個宮殿是我們服務客人，日常營運的其中之一，我把它稱為會議，像特有的節慶，帶有動作的慶祝活動。至少我每次去上班，都是感到積極且激動的。

我們有很多來自全國各地的遊客，國王不斷提醒我們要興奮開心的迎接每一位來參加他的聚會，我們每一位要參加聚會的服務人員，女性都要穿著洋裝，男性要穿著西裝。

我們不再為穿著打扮煩惱，因為會由宮殿幫我們準備要穿的衣服。厲害吧？你只要給自己衣服的尺寸和鞋子。你不需要再煩惱，至於頭髮的打扮，女性必須要整齊乾淨的盤起來，不可以遮住臉，並要用髮網覆蓋住。我還在鏡子前面，把頭髮旁分，綁起來盤上去，就像亞莉安娜·格蘭德的模樣，用網子蓋住全部的頭髮，加上我在名創優品買的黑色蝴蝶結，這樣比較特別一點，就像我對待自己的每一天，都是上帝所賜予的禮物。

哇！好了吧！我話太多了，導致我只剩下幾分鐘到會場。我畫了簡單的妝容，只畫了黑色的眉毛，並畫了深咖啡色的眼睫毛，臉頰撲粉紅色腮紅，有點深粉紅色的口紅，最後擦上古銅色的粉來照亮我深色的肌膚，就像一位菲律賓單身女<sup>3</sup>！一到宮殿，領了我的洋裝，快速到我的置物櫃，洋裝是藍色的，有衣領、腰部有點緊，裙子過膝蓋，配上白襪黑色皮鞋，加上藍色的腰包。早上九點半，宴會快要開始了。

所有要參加的嘉賓都在地下室等待，有些官員從宮殿進場到裡面位置定位，有些手機需要在這天使用，有手機發揮了最大的長處，因為可以輕易地在適當時候聯絡到官員。嗨，希望在菲律賓的官員也能這樣子輕易的聯絡上。最大的官員呼喊一聲「祝大家有美好的一天。」之後慶典正式開始。

我位於第 28 層樓的位置，跟我在一起的是兩位華人安娜和雅妮，她們人很好，雖然我們無法溝通，但還是會互相幫忙。我們各有 14 位的嘉賓需要服務。可以引導他們離開也可以留下來。也許就像愛情關係一樣，我們無法讓我們所愛的人留下來或者離開，所以每次都要為自己有所保留，就算分開會暫時的痛苦，但是不會一直都是那麼的痛苦。開玩笑的！

又來了，我又在戲劇性的開玩笑了，真是抱歉夾雜了這些用語。到了我們的食品區，我們把個人用具準備了一下，每個人都備有一個運輸車，但是我們自己推，內有 50 瓶水，50~60 個不同大小的毛巾，12~15 套床組，一些盥洗用具，有茶、咖啡、筆還有其他很多，快來我的常客！來買我的東西，大減價喔！非常非常便宜！讓我想起中國城的大賣場！我與我的手推車已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我一整天都跟它在一起，陪著我度過困難及艱辛過程的日子，有時候

---

<sup>3</sup> Isang dalagang pilipina yeah 一首菲律賓歌曲

我都會跟他訴說心事，或者跟他說我在宮殿裡發生的新鮮事，我推著我的知己，經過走廊走進我的第一個房間時，我已經喘不過氣來，因為它的重量差不多已超過一百公斤了。

我到達我的準備區，好等待第一個需要清潔的房間，好像我的禮物一樣，一個一個需要被開啟，可以是美好的驚喜，也可以是慘痛的經驗。過沒多久我的手機響了，有人退房了。

我敲了敲門，輕輕地把門打開，第一個使用的客人都蠻乾淨的，全部的垃圾都在垃圾桶裡，使用過的毛巾及床單等都已經摺好放在一邊，因為這樣我的第一個需要收拾的房間，可以讓我整理清潔的工作進行得快一點，我看了一下客人的名字，嗯，等一下，她與我母親的名字一樣都是，安妮。讓我感覺很輕鬆，我突然想到我的父母，生為長女的我，親眼目睹了他們為生活為我們所做的犧牲奉獻，好提供我們美好的生活和良好的教育。早上必須起個大早，幫我們準備食物和飲料帶去學校。每當我們生病，他們沒辦法安穩的睡覺，如果我們沒有車錢去學校，母親就會去隔壁跟鄰居借錢，為了不讓我們缺課。而父親為了省錢，會騎腳踏車從湯度區到馬卡第，只要傾盆大雨父親就會回來的很晚，他們是我力量的根源，也是我動力和靈感的來源。

我一出來就碰到一位可能來自歐洲或美國的客人。

「早安女士。」

我微笑對著她問候了一下，他也微笑面對，並走近我旁邊跟我說：「可以麻煩妳幫我清潔嗎？」她給我看了她房卡上的號碼，並急急忙忙地離開了。我也按照著房號去清潔，我一打開她的房間，一聞就是 Jo Malone 香水，這位客人的房間也整理得非常乾淨，梳妝台上擺滿了美妝產品，各種昂貴的品牌，我也喜歡使用一些化妝品，特別是我被誘惑，痛苦的嘲笑和失去判斷的時候。我就會東買買西買買。

她們所說的各種美容辦法我都試過，只為了被這個社會所接受。但是我的皮膚越擦越嚴重了。我更失去了信心和自信心，直到我學會了愛自己和尊重自己，25歲時我厭倦了一些誇大不實的廣告！請停止不實的承諾！有一次我走進浴室，在鏡子前看著自己，我很醜嗎？我很容易被淘汰嗎？（右邊的眼淚慢慢流下來）喔！你千萬別為我留下眼淚，我只是在學麗莎·蘇別納（一位菲律賓美國籍混血影星）。我發現我的深色黃種皮膚也很漂亮，我長得像 Venus Raj（2010年得過菲律賓小姐的榮譽），如果我把頭髮撥亂就像碧昂絲，我試著向右看，等一下，洛維·波<sup>4</sup>，我絕對不敢相信又向左看，啊喲等一下，我還以為是納丁·露絲翠<sup>5</sup>。原來我還是我，詹姆斯·里德<sup>6</sup>你等著我！我本來還想要從另一個角度看，但是門砰地一聲，我的室友非常不悅的說，我已經在廁所一個多小時了，我之後再也沒有重複做這件事情。

---

<sup>4</sup> Lovi Poe，菲律賓影星

<sup>5</sup> Nadine Lustre，菲律賓影星

<sup>6</sup> James Reid，為納丁·露絲翠的伴侶也是一位菲律賓影星

我第三個房間是空房，但是我一打開衣櫥，有客人遺留下一件洋裝，我立即通報官方公司好讓她們在失物招領區可以被找到。剛好我要去公司，嗯讓我跟負責排班的主管說，不知我先前請求的排班有沒有核准。

我上一次回去是去年的時候，我好想好想我的兄弟姐妹，她們一直傳訊息給我。

姊姊，下個禮拜就必需要繳下一期的學費。備註：你好漂亮喔

姊姊我們下禮拜有會議要在碧瑤開，我已經在臉書照片上按讚囉。

姊姊我的包包壞掉了，你可以幫我買便宜一點的包包嗎？

不要買 Herschel 包，姊姊，但是聽說他的包包超堅固的。

所以本來買巧克力帶回菲律賓，但是會變成帶洋裝，因為我的姊妹喜歡。我們年齡雖然不一樣，但是尺寸都是一樣的，我最喜歡的，變成她們也喜歡，所以幫她們買東西變容易了。等我把客人東西通報遺失後，偷偷的查看幫我們排班表的主管，但是她不在。完蛋了，現在都幾點鐘了，我得趕緊跑回工作崗位，去清理我今天的工作目標裡的第四個房間。

第四個，正值下午，天氣非常好，我忍不住從我清潔房間的窗外往外看往路面，從以前我還是學生的時候，我就非常喜歡坐在窗戶旁邊，趁老師還沒有到就先看看雲層和編織的夢想。我很喜歡表演、跳舞、演戲、參與製作團隊，有時會組一個慶生活動，有餐飲、生日、婚禮或演唱會等。

在學習期間同時也活躍於社團中，很累，支付的很低廉，有時還免費，但是很快樂，我得到很大的成就感，因為我成長不少，幫助擴展我的視野和經驗，由其面對各種不同的人格。大學畢業後，我必需選擇要賺錢還是我的興趣，我沒辦法，我需要養家糊口，所以我放棄了我喜歡做的事情而選擇澳門幣（Pataca），現在門廳和四面牆壁是我的新住所。

第五個房間，我突然叫了一聲因為我不小心碰到玻璃碎屑，原來客人不小心將房間的玻璃杯子打破，我的手開始流血，立即到茶水間用醫療膠帶蓋住出血部位。

這是我這禮拜第三次受傷，但是這絕對不是我屈服的原因，我可是身經百戰，這區區小傷口，加上我是湯都區數一數二的人，我相信

「沒有不可能的事情！」

「任何事都難不到我！」

「每個人都是朋友！」

而且我最喜歡的一句，也是永遠不朽的一句：「從此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

以前生活對我來說是光明而多彩的，以前！那是以前！已經過了 10 年了，再過 2 個月就是我的生日，我那時是從十九歲開始，就有著天真無邪的天賦，而我現在 30 歲已經

是傷痕累累的心，但是我很勇敢！很安靜因為我有著感恩的心！對我來說每一天都很高興因為這是上天給予的禮物，我也沒有失去希望，我到現在還是相信：

「沒有不可能的事，只要相信你，你必須努力工作並努力！」

「一切都可以完成，但是你也需要為自己休息，因為如果你生病了，你要如何實現你的夢想！」

「每個人都是朋友，但這不代表你是他們的朋友，所以你要小心那些你給予信任的人，更要小心翼翼的呵護別人給你的信任。」

「從此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還是存在著，你只要相信，不要著急，最後當你準備好了會是屬於你應得的。在我七月生日這天，我將慶祝生命中因為這些事情而獲得的所有創傷和疤痕，因為這些使我變得更強壯，而且我準備好迎接下一個挑戰了。繼續奮戰！！

第六個房間時我的肚子開始叫了，害我不斷在幻想著菲律賓酸湯、菲律賓紅燒肉、苦湯、內臟菜，還好聖瑪洛澳門議事亭前已經有攤販在賣菲律賓菜，有 Sharimanok, Giro's, Chinoy, Lilys, DC 咖啡和 Umami。如果我想要吃炸雞和義大利麵，我只要禱告跟上帝囉嗦一下要求……到最後！恭喜澳門，你最後終於有快樂蜂。

這裡也有很多泰國菜，像 Yarawat Nina (餐廳名) 裡的泰式酸辣蝦湯，只要一喝這個湯，保證會讓你忘了你喜歡的人不喜歡你。而 ponte 16 (餐廳名) 裡的泰式炒麵，你只要嚐到這個滋味，會讓你感受到那個不屬於你的愛情，尤其在氹仔 (位於澳門的一島嶼) 裡的嘟嘟車賣的泰式奶茶，只要一喝，你就會變得開心，因為你會認清你已經傻瓜麻木很久的事實，我的肚子還是在叫，我好想念媽媽煮的 KBL (木豆、肉、波羅蜜)，那道菜在伊洛伊洛市非常有名，和 Laswa<sup>7</sup> 有小小的蝦子，我必需要在這裡買他的材料呢，那時我拜訪澳門路環，那裡的乾魚和海鮮超好吃的，我也會經過安德魯餅店去買大家都愛吃的辦手禮和蛋塔，還有超受菲律賓人歡迎的有名攤販，就是位於街角賣一串一串的，尤其最喜歡有點辣的咖哩醬料，那個牛肉像菲式培根一樣，一塊一塊的也可以當作辦手禮回去。我在阿嗎山鮪魚加上黑豆的也非常特別，和新苗超級市場超級大的午餐肉罐頭。你呢，你喜歡哪一個？

我的第七間房，但是我到現在還沒吃，因為客人急著想要休息，因此我得趕緊收拾乾淨她即將入住的房間。賺錢真困難，所以我需要好好的工作，就算很困難，像我推得很重的手推車，我就減少了四成的力量。我一打開房門，以為是在森林裡充滿濃煙密布，酸味及潮溼的濕氣都跑出來，原來是在房間，那些所有垃圾堆滿的好像 Tayuman Street<sup>8</sup>。

有黏答答的湯漬，小朋友的大便，使用過的保險套，痰和嘔吐物，床單有時還會翻過來，棉被內容物被拿出來放到地面。每天無法用手指算有多少次需要抖動和替換被套，好整理出乾

---

<sup>7</sup> 在希利蓋農人有名的一道菜

<sup>8</sup> 菲律賓一條骯髒的街道

淨的床組。我對於處理化學藥劑的傷害也算不清多少遍，現在我必需要帶著無限手套開始打掃，需要擦拭水槽、馬桶、鏡子和牆壁。還必需將抹布沾濕擦拭灰塵，一整天都要爬上爬下樓，跑起來，直到整個環境清潔後，還要將地毯使用吸塵器清潔。使用完畢後，要將所有清潔用品拿回茶水間擺好，最後還要檢查房間是否香香的，覆蓋住先前聞起來像森林的味道。

當我正走在走道長廊上，到我的第八個房間時，有迎面而來的手推車。因為很餓加上眼神迷茫，我沒能看清楚是誰，越來越接近，我的心跳也越來越快，因為他的出現，他的出現，他出現了。我就知道我的暗戀對象在這裡，我的雙眼蠢蠢欲動，呈現成愛心的形狀，喔！Rickman好帥喔，他好香喔，他就像嬌生嬰兒古龍水老闆的兒子一樣香，他無神的眼睛好可愛喔，他的眼睛就像不會再找其他人一樣忠實，他的鼻子也好挺，嘴唇笑起來好漂亮，他的腳、膝蓋、後背、頭部…腳、膝蓋、後…。我突然被驚醒了，因為他竟然跟我說聲「哈囉！」我也微笑的跟他說「我…我也愛你。」他靠近我，並拿著一個手帕幫我把臉上的汗擦乾跟我說：「不要工作到忘了照顧自己，你看你滿身大汗的。」（背景音樂突然播放一首浪漫的歌）

我的聖母瑪麗亞!!!我實在是無法克制自己的感情像HIKIL(害羞和心動)，我臉泛紅了！紅到可以去宴會烤香蕉了！就是這麼紅啦！包包!!!我突然被現實驚醒，我的手推車撞到牆壁了。嚇一跳，我轉頭看看四周圍有沒有人，還好東西都沒有損壞。嘿!!!原來都是我的幻想，我還是去打掃好了。

第九個房間，我凡人的身體真正的感覺到疲倦。我的腳開始疼痛了，已經一整天都不停的跑步、走路，穿著厚重的鞋子爬上爬下，我剛受傷的手又隱隱作痛，我的背也好痠，因為已經一整天需要彎腰整理寢具，我的膝蓋已經無力了，因為一整天必須要跪地及屈膝來清地板。我的手臂和肩頸也好痠，因為需要搬動很重的東西。我在這兒以移工身分的第一年時，享受著賺錢的滋味，拼命買一些亂七八糟自以為需要的東西，像化妝、飾品、包包、香水、鞋子和可以變美麗的東西。我跟我的知己們凱和艾莉絲也時常出去找好吃的，早餐、午餐、晚餐都在外面吃，我們最常去的是吃到飽，喝奶茶、洋芋片和吃冰淇淋。

在一個月裡有兩到三次機會去看電影，也利用短短的休假時間去不同的國家，直到我們意識到我們必須要存錢了，以前的 #食物是一切 #旅遊是一切 #YOLO<sup>9</sup>，這些都還是我生活的左右銘，但是增加了一項就是必須要存錢、要投資，因為在國外工作並非是長期的，時間不停的轉動，並非每次都有精神體力的做事，此外我的父母也漸漸邁入老年，我的兄弟姐妹也一個個都大了。

我不要等到最後才想到要留給自己一點，我要一點一點慢慢的儲蓄，直到我的願望達成和財務自由。我要一點一滴的學習新的方法來發展我的技能和能力，不管在財務管理和其他領域裡，一點一滴的豐富自己的才能，可以幫助和激勵年輕一代。

---

<sup>9</sup> 譯註：You only live once，一生只會活一次的簡稱。

第十個房間，發現一個舊的澳門的照片，在一本雜誌裡框在房間牆上。跟以前比起來真的差好多，一直不斷進步，出現的一部分不僅是他們的當地人，還有我們這些從國外來的移工，想跟我一樣出人頭地的其他人。儘管身體疲憊，但我精力充沛。感謝上帝給予我永遠的愛，給予我幸福的家庭，給予我真正的朋友，以及我成長的地方菲律賓和我現在的工作地澳門。

以及你們，感謝你們的陪伴，陪著我清潔這十間房間。我最後的四間因為有客人入住，所以我就先告辭不陪你們了，希望你們喜歡我的分享。直到下次的重聚。我是澳門的灰姑娘，很高興為您服務。

## 《寶島上的破瓶子》

「阿妙！阿妙啊……」

阿雄開燈，壁鐘時針指向二號，凌晨兩點。這時候河川很冷。阿雄知道那是阿平的嘶吼聲，阿雄的表哥。他抓住風衣穿上，手上多抓一件。他推開門往外走。天很黑，冷冽的東風往身體吹來，穿透肌膚。屋裡的光往外照，讓阿雄能見到階階上有兩個人影正坐著。往河邊的路。

「阿舅和阿姪進屋子裡吧，別著涼了，我去帶平哥回來。」

「嗯，你去幫阿姪帶哥哥回來。阿姪去屋裡煮碗薑湯，等會你們兄弟倆喝一點來暖胃。」語畢，阿姪用手擦眼淚，起身並拉著阿舅一起。走了幾步，阿舅突然回頭說：

「阿雄，你思量思量，阿舅看我們村裡的人出國工作也掙得不少，待家裡不種米也只是種玉米，一輩子都不夠吃。你去打聽看看。如果可以，你們兩兄弟就去一趟。否則阿平一直在家裡糊里糊塗，成天往河邊看他怎麼受得了？」

「是的，稍後天亮了我去問問看。」

阿平是阿舅和阿姪的獨子。阿舅和阿姪晚婚，那時阿平才廿五歲，但阿舅和阿姪已將近六十。阿舅阿姪的家在阿雄家旁邊，前面有一塊共同的院子，前院的右邊是一條小徑通往村莊的路。左手邊是一條往河邊的小路。阿雄摸黑沿著小路走。兩邊是玉米田，玉米已高過腰間，風穿梭在玉米田之中，發出沙沙的聲音。走過玉米田就到沙灘。阿平一直沿著黃沙灘跑，邊跑邊大聲喊：「阿妙！阿妙啊！！」。妙過世至今已有三年，自那時起，阿平常就會這樣。

阿雄追著阿平，將風衣披到他身上。現在的阿平比三年前削瘦、憔悴了許多。

「哥哥！跟我回家吧哥哥。回去陪阿舅阿姪，這外面很冷！」

「是阿雄嗎？」阿平的聲音模糊，帶著濃郁的酒氣。「阿妙和孩子正在這裡等我呀！你讓我多站在這裡一會。再一會我就回去了……」

聽阿平這麼說，阿雄覺得很心疼，卻不知道能為他做什麼。阿雄只能安靜地走在阿平旁邊，不再說任何話。兩人在沙灘上來回地走，直到天快亮時才回家。

妙，阿平的太太老家在南壇縣<sup>1</sup>，就在這條藍江對岸。妙是個美人兒。結婚那天，大家都稱讚阿平厲害，很會把妹。結婚半年，妙懷孕，阿平很開心，還不知道是男是女，但阿平已先跑去市鎮買很多衣服和玩具回家。回家的路上，阿平遇到阿德，妙的前男友。阿德家有錢，高個子又長得帥，只是掛了一雙吊眼，所以常給人一種在盤算什麼事情的感覺。看到阿平，阿德馬上喧囂：

<sup>1</sup> 譯註：越南義安省的一個縣，位於藍江下游。

「欸，剩食男。」阿得用中指頭勾著食指頭，撐成一個環形，再用另一隻手的中指插入那環形，一直抽插、抽插……「我知道你老婆，那個阿妙，她『草棚』附近有一個疤痕。以前，我操她的時候，她瘋狂地呻吟，讓我太興奮了，就給她往哪兒咬一口來做紀念。」語畢，阿德得意地哈哈大笑。

「沒家教的傢伙！」阿平將所有東西往地上扔並衝向阿德。

兩人互毆到鼻青臉腫才停止。那天晚上，阿平回家和妙吵架。氣頭上，阿平罵妙是：「妳這個隨便的婊子。」然後將妙趕出家門。妙受了委屈，哭著跑去河邊，爬上竹編船划回對岸的娘家，就在黑夜裡。

隔天早上，阿平後悔。正準備去岳父岳母家接妙。還來不及出門，一位在村裡捕魚的大伯慌張地跑來：

「阿平，阿平！你老婆阿妙在家嗎？」

「不在啊，她昨天回娘家去了。有什麼事嗎阿伯？」

看著阿伯慌張的神情，阿平突然覺得有點擔憂。一種不安的感覺，似乎有什麼事發生了，不祥的事，即將發生……

「今天早上，我到下流處去拉起第一個網，就在聚果榕下方，那一把好重，我以為捕到大魚，誰知拉起來是一位婦女的屍體。我看了一下，跟你老婆阿妙很像。我嚇一大跳趕緊跑來這裡。你出去看看。」

聽到這裡，阿平整個驚慌，鞋子都忘了穿，一口氣往河邊奔去。因為太急促，阿平好幾次跌落稻田。

\*\*\*

阿俊背著小蟋仔搖晃地走出大門。阿燕抱著背包跟在後頭。到大門，阿俊指向上個月才種在大門旁的牛奶果樹：

「這顆牛奶果樹結果的時候，爸爸就會帶遙控飛機回來給你玩。」

「真的嗎爸爸？」小蟋仔歡呼。「像全伯家阿仔的飛機嗎爸爸？」

「才怪，會比那個還更好看。」

「好棒喔爸爸！但什麼時候牛奶果樹才會長果子啊爸爸？」

「如果你每天都澆水，它三年後就會長果子了。」

「我一定每天都來給他澆水。爸爸要記得你的話哦。」

「嗯，爸爸一定會記得。」阿俊把小蟋仔放到地上。「我們來打勾勾吧！」

父子倆開心地將手指勾在一起，作為這次承諾的證明。

「爸爸，我要跑去告訴阿仔才行。」語畢，小蟋仔興奮地快速跑去。

阿俊的眼神追著孩子瘦癯的身影，只覺得自己沒用。都已經七歲了，但他看起來比其他六歲的孩子還要小。從小打到大，他未曾喝過一滴奶水。阿俊轉向老婆，接過阿燕手中的背包：

「我要走了！」

「去那邊記得寫信回來給我好嗎？」阿燕啜泣。

「嗯，我會馬上寫信回來。」阿俊將阿燕擁入懷裡，在阿燕的髮絲上親吻。「你在家裡，再辛苦三年，再三年就好，等我回來，有錢，我們開一家雜貨店，生活一定會比較好。」過好一會之後，阿俊才放開阿燕。

「我走了。」語畢，阿俊抱著背包匆促地走。阿俊知道阿燕會哭。阿俊不想聽到阿燕哭泣的聲音。他害怕，怕自己會失去丟下老婆、兒子離開的勇氣。

一個月後.....

你離開，留下我在汪洋的思念中踉蹌

夜驚醒，徬徨，淚眼盈眶.....

「媽媽！我做好老師給的功課了。我去幫牛奶果樹澆水喔！」

「等一下，讓媽媽看看你的作業。」阿燕將手上的筆放到桌上。

正寫著回覆阿俊的信，阿燕今天才收到阿俊從台灣寄回來的信。阿俊說，工廠的工作量很多，每天都從早上八點工作到晚上十二點才休息。有時候還加班到凌晨一、兩點。如果一直能夠這樣子，過沒多久就可以還清仲介的債務，而夫妻倆開雜貨店的夢想也能夠實現。信末，阿俊還寫了兩句充滿愛意的詩送給老婆：

我離開，帶的行囊空無一物

我的富裕正是妳和孩子的身影。

阿燕捨起小蟋仔的作業簿，打開來看：

題目：描寫你喜歡的動物。

內容：我家裡有養一隻豬。牠的頭大得像白柚。兩隻跟龍眼一樣黑溜溜的眼睛。兩片耳朵尖尖得像檸檬葉。而牠的四隻腳就像極了四根白蘿蔔。每次媽媽給牠吃東西，牠那短短的尾巴，看起來就像根小辣椒，一直揮來揮去.....

「啊，誰會這樣描寫自己的豬啊。」阿燕忍不住笑了出來。

「但我只想去給牛奶果樹澆水啊。」小蟋仔撒嬌。

「好吧。」阿燕隨興起來。「但澆完水要回來重寫喔。」

「好的！」只等這句話，小蟋仔拿了椰殼水瓢，盛滿水，往大門飛奔。

阿燕又拿起桌上的筆，想著，如果寫給阿俊跟他說小蟋仔這篇作文的內容，阿俊應該會很開心。正在讓思緒遊蕩，家裡的電話就響了起來。

「鈴.....鈴.....鈴.....」

「喂！」

「請問，你是陳國俊先生的太太，裴氏燕小姐嗎？」

「是，我是。請問您是.....」

「我是 Vinagimex 仲介公司的員工，負責一切關於陳國俊先生在國外工作的事。」

「請問有什麼事嗎？」

「昨天晚上十點，陳國俊先生在工作中發生意外。請您收拾行李，三日後和我們一起去台灣辦理認領屍體的手續。」

下午的冷風穿過葉子的縫隙。可以清楚地聽見院子裡樹葉磨擦的聲音。阿燕哽咽，哭了出來.....

\*\*\*

2017年12月18日，夜，那是 Santi 人生中最不幸的冬夜，那是她獨生女的生日，Yanti 剛滿八歲。Santi 在家裡做蛋糕並準備晚餐，她先生則載孩子去街上挑選生日禮物。離開之前，女兒回頭看著 Santi 說：「媽媽！蛋糕要放多一點奶油喔！我喜歡奶香味。」那是 Santi 最後一次聽到女兒的聲音，也是最後一次見到自己的先生。他們牽車出門.....

「報告局長，」年輕的警察往地板上擊一下腳跟，發出「喀」的一聲，右手舉到額頭間，做出一個標準的敬禮動作。「很抱歉打斷了局長的閱讀時間，但我有急事要向您報告。」

這位年輕的警察有方形的臉蛋，一雙炯炯有神的眼睛，看起來很剛直。輕瞄一眼也能夠清楚知道，他屬於視惡如仇的人。他昨天才剛轉到這個警察局。

「沒關係，有什麼事你說。」年長的局長，髮絲已成花色。他將手上的書本闔起，看著那位年輕警察，露出一個鼓勵他的笑容。

「報告局長，今天去巡邏的時候，我在山上的茶園發現五位正在工作的外國人。我詢問那周遭的居民，得知那是林先生家的茶園。我懷疑那五個外國人是非法勞工。想請示局長的意思。」

「是不是有兩個男人和三個女人，年紀約莫二十到三十呢？」局長緩慢地喝了一口茶，邊問著。

「是的。局長認識他們？」年輕警員藏不住臉上的驚訝。

「兩位男士，一個叫阿平，另一個是阿雄，他們都是越南籍逃逸移工。2018年初，他們把家裡的地契拿去跟銀行抵押，再繳了一大筆仲介費給仲介公司。他們以出國工作的方式來台灣工作，但他們不太幸運。六個月後他們的工廠宣布破產。他們害怕被遣送回國，所以跑上來

這裡工作，已經八個多月了。那個個子小小、瘦瘦的女生叫阿燕，也是越南籍非法移工。她先生是一位移工，約莫一年前，在工作中發生意外身亡。她將兒子交給爸爸媽媽照顧，跟仲介公司的人來台灣辦理認領先生骨灰的手續。後來，經亡夫一位朋友的幫助，她帶著先生的骨灰罐，逃到這裡工作。而另外兩位眼睛大大圓圓的女孩，她們是來自印尼的家務移工。一位是 Santi，另一位是 Cipta。她們都是被僱主虐待的受害者。因為超出能夠承受的能力，她們只能逃到這裡來。他們的環境跟我剛提到的另外三位也一樣悲慘。」

停了片刻，局長繼續說：「如果沒有人檢舉，請讓他們安穩地在那裡工作，他們用自己的勞動力掙錢，也不是在偷或搶。」

語畢，局長將剛才看到一半的書本遞給年輕警員。

「你讀讀這本書。讀完記得還給我。雖然我還沒讀完，但那本書寫著關於他們的文字，林先生在四個月前已經告訴過我。那次，我帶人到他的茶園檢查並抓了那五個人。這本書，林先生今天早上才送我。記得先看〈寶島上的破瓶子〉那篇！」

「是的，局長。」年輕警員又往地板上擊一下腳跟，發出「喀」的一聲，並舉手做出一個標準的敬禮動作。接著，他接過書本回到自己的座位。他邊走邊低頭看著手上的書《第六屆移民移工文學獎》。

\*\*\*

「報告局長！」約半小時後，他又回到局長的座位，當然腳跟往地板撞擊和敬禮的動作是不可少。

「有什麼事嗎？」局長仰眼看他。

「報告局長，我想跟您請示，外出三十分鐘。」

「幹什麼？」

「買一台遙控飛機和一隻熊布偶。」他回答。

「要拿去送給那非法的越南女移工，和那位印尼的 Cipta？讓她們寄回去送給她們的孩子當禮物？」

「是的，局長。」

「那是很棒的想法。」局長微笑，親手倒了一杯茶，推到年輕警員面前。「但我很抱歉，得告訴你一件事，這件事我四個月前已經做過了。但這杯茶是為了你這個絕佳的想法致敬。」

《Elegi Ambarwati》

我會告訴你一個關於我朋友的故事。我告訴你是因為，當你在香港這水泥叢林國度裡的任何角落遇到我那位朋友時，會有比較公平的看法。在故事的結尾你會了解到，一個充滿閃閃發亮的燈光和佈滿建築物的國家，可能是某一些人的天堂，但在另一方面，對像這個朋友一樣的人則是不折不扣的地獄。

我朋友名叫 Ambarwati。我和 Ambar 從小就是朋友。她比我小三個月。小 Ambar 是一位非常美麗的女孩。她的小眼睛很清澈，鼻子自然挺，紅色的嘴唇很豐滿。Ambar 的皮膚是杜古<sup>1</sup>般的黃，黑色的頭髮厚厚的波浪狀。

Ambar 不曾有過爸爸。她的媽媽以前在馬來西亞當遊子，她沒有像其他人一樣成功的帶回一些錢，她只帶著還在子宮內的 Ambar。Ambar 出生後，她媽媽到現在未曾回來過。

Ambar 從小就過得很辛苦。Ambar 的祖母——蘇比奶奶，只是一名拾穗者<sup>2</sup>。奶奶的工作只是撿拾農田豐收後所殘留的稻穗。Ambar 的奶奶有兩名孩子，Ambar 的媽媽和整天喝酒到處鬼混的舅舅。因為經常獨自一人在家，Ambar 幾乎每天都到我家來玩。每次放學，Ambar 一定會出現在我家門口，有時我還來不及換衣服。我們會一起玩。Ambar 喜歡演公主，我比較喜歡演導演。我喜歡跟 Ambar 一起玩，因為我叫她做什麼她都會照做。我們玩在一起時我媽媽都會為我們做吃的。Ambar 曾經說過，她那已經離開而且從沒回來過的媽媽是壞女人，不像我媽媽是好女人。我認為 Ambar 很討厭她從未見過面的母親。

雖然長的漂亮，Ambar 並不聰明。在學校，比起學習她比較喜歡玩。當我邀請她在家複習時，Ambar 總是說她很懶。對她而言，讀書並不重要。每當因成績太差而被老師罰洗廁所時，Ambar 都會很樂意。Ambar 說，將廁所的地板拖乾淨，比坐著聽讓她昏昏欲睡的課程來得有趣。

長大的 Ambar 越來越漂亮，她長得比我和其他同齡的朋友來得高。她的身材很苗條，手指柔嫩。Ambar 也是一位個性開朗的人，很容易跟任何人親近。

五年級的時候，Ambar 收到第一封情書。當時她直接拿給我看。她還不會閱讀，更不用說回覆情書。做為好朋友，我幫她讀信的同時，邊發牢騷邊幫她回信。從小 Ambar 就一直因為外表而受到欣賞，而不是因為腦袋裡的內容。

讀完小學之後，我和 Ambar 分開。我繼續讀國中，而 Ambar 被她奶奶送到泗水工作。我的鄰居說，Ambar 在多莉<sup>3</sup>那邊工作。我的鄰居說，擁有高挑身材加上漂亮臉蛋，Ambar 在那邊

<sup>1</sup> 譯註：Duku，一種水果，台灣稱為蘭撒果。

<sup>2</sup> Ngasak（爪哇語）：尋找田地收成時留下的稻穗，通常是因為自己沒有農田才會去撿這些剩下的稻穗來食用，因為品項不好不能賣錢。一般農夫會留下劣質作物在他們田裡。

<sup>3</sup> Dolly，多莉或多莉巷是位於東爪哇省泗水市 Jarak 區的賣淫區。在這個地區，賣淫女子就像商品一樣被擺在玻璃展示櫃。據說，這個賣淫區是東南亞最大、比泰國曼谷的拍蓬街和新加坡的芽籠還要大。曾經因為有意將多莉納

工作很輕鬆。當時我不太了解 Ambar 在那座城市做了什麼，但我也不敢找人問。有一次我遇到正在放假的 Ambar，Ambar 越來越漂亮，她也學會打扮自己。我有一點嫉妒她亮麗的外表。Ambar 的行為也有點不一樣；聊天時她常常微笑，她的眼睛也一直在調情。Ambar 說在多莉上班很輕鬆，賺的錢也蠻多的。「蒂，我的客人很多。在一天一夜之內我可以有八個客人。妳知道嗎？只有最漂亮才能這樣。」我以為長得漂亮比變聰明的好處來得多；Ambar 可以不需要像我辛苦讀書就可以輕易的賺錢。到了晚上，我將 Ambar 的故事告訴我母親。結果，那是第一次我媽不讓我和 Ambar 見面聊天了。

當我念高中時，我很少看到 Ambar。Ambar 也似乎很少從多莉，她上班的地方回來過，Ambar 變很忙，因為她已經成為紅牌了。由她工作的成果，Ambar 已經可以幫蘇比奶奶蓋房子。那一棟快要倒的破房子現在已變好。以前由稻草製成的屋頂現在已被紅色屋瓦取代，現在的牆壁也改成紅磚。Ambar 的奶奶說，屋內現在有兩間房間，一間給蘇比奶奶，另一間則給 Ambar。以前 Ambar 沒有自己的房間，她跟奶奶一起睡。她的舅舅則到處睡，有時在客廳，有時在廚房，有時爛醉的舅舅也會睡在鄰居巴克里家牛棚的乾草堆上。

Ambar 生活得到改善，這些事過去曾讓我感到嫉妒，後來慢慢變成同情。念高中的我才了解 Ambar 在泗水的工作是賣淫。她是以出售身體換取金錢。因為 Ambar 的工作我必須遠離她，越遠越好。我父母威脅我，如果我再跟 Ambar 來往就不准我讀書，這讓我很害怕。我父母講說 Ambar 的工作非常糟糕；只有不努力和不讀書的人才會做。如果 Ambar 有像我爸媽這樣的父母，Ambar 就不會陷入賣淫的世界，不會被允許的。

正在跟書本、筆、制服和學校同學糾纏的我，不再跟塗紅色口紅、帶著閃閃發光珠寶的美麗 Ambar 連繫了。一直到畢業，我很少聽到 Ambar 的事，除了聽到鄰居的八卦，說 Ambar 會給我們居住的少男少女帶來不好的影響。當然，在我心裡我還是認為 Ambar 是我那位天真的朋友。

因為我的父母沒有足夠的金錢讓我上大學，高中畢業後我跟著鄰居到徐圖利祖<sup>4</sup>一間不是很大的包包工廠工作。我在縫紉和切割部門。在工作期間，有時候會有連繫 Ambar 的念頭。徐圖利祖離泗水非常近。但我那個願望從未實現過，因為工廠的工作佔用了我很多的時間和精力。我也需要省一點才可以剩一些錢寄回家，讓我的弟弟妹妹能繼續讀書。雖然我父母有決心讓我和弟弟妹妹上大學，但是我們家不富裕。我們家的三塊稻田已受到乾旱影響很久了。克盧德火山的山丘因為種甘蔗而變得光禿禿的。流到我爸田裡的溪水也越來越少。雨季時，因為光禿禿的山丘已無法吸收雨水，害我爸的稻田被淹沒。過去的農收足夠家裡過生活，現在如果收成失敗的話反而增加了負債。到處都很难過生活。

我在包包工廠工作滿一年時，我被解雇了。我被解雇是因為這個小工廠必須減少包包的生產量。進口的便宜包包讓國內的小工廠吃不消。他們必須裁減員工數量來減輕工廠的負擔。我

---

入為外國遊客的景點之一而發生一些爭議。多莉巷在 1960 年代就有了，自從泗水的市長 Tri Rismahiri 正式關閉之後也有了新面貌。關閉的原因是因為涉及未成年人賣淫的跡象（取自於網路上的各種來源）。

<sup>4</sup> 譯註：Sidoarjo，地名，位於印尼東爪哇省。

在這陌生的城市遊蕩了一段時間。我選擇不回去，因為不想增加父母的負擔。我差一點就去找 Ambar 了，當我一位同樣被解雇的朋友邀我到香港當幫傭。我決定在岩望市的仲介公司登記時，我覺得我背叛了父母對我上大學的期望，他們只希望我成年時可以有更好的生活。但事與願違，在什麼都很困難的年代，即使讀得再高，也只會讓我變成幫傭。

在人力儲備中心度過五個月出發程序之後，我終於得到香港的工作合約和簽證。在香港，我在 Richardson 家工作，他們是來自蘇格蘭的移民家庭。我在學校所學的英語，讓我跟雇主人家的溝通變得順暢。我負責照顧一名可愛的五歲女孩。在這個非常寬容的家庭中，我有很多機會學習很新的東西。這份工作也讓我每一週都有放假的機會，我都用這天來閱讀、寫故事。閱讀和寫作是我從小就有的愛好。在香港有三個可以免費索取的印尼語刊物。「Hello Migran<sup>5</sup>」是一間報紙媒體，偶爾一兩次會登出我的作品。我想，經歷過生命中幾個灰色地帶的我，成功地將寫作呈現在媒體上是一種幸福。

\*\*\*

「哈囉，蒂，我是 Ambar！我跟隨妳到香港了。哈哈哈哈哈」當我接聽響了好一段時間的手機時，Ambar 清脆的聲音直接抓住了我。哇，這世界真的很小呀。香港，一個我認為是陌生、離我熟悉環境很遠很遠的地方，經過長時間的分離，我遇到了兒時的玩伴。

Ambar 從我家鄉的妹妹得到我的手機號碼。我和 Ambar 在某一個星期天約好要見面。Ambar 其實從來沒有喜歡過她在多莉的工作，所以在那個賣淫的地方被政府查封之後，決定隨著我來到這裡，特別是 Ambar 在國內沒有受過足夠的教育。當我遇見 Ambar 時，她才剛來這裡工作幾個月，她也坦承在學習廣東話上遇到很大的困難。我認為她想太多了，因為我即使已經在這裡工作很久了，我也一樣不會講廣東話。

如果到國外工作的成功率取決於命運，那 Ambar 在香港的運氣並不好。她在一個非常吝嗇的家庭工作。他們只把吃剩的食物給 Ambar，有時還是過期食物。家庭成員也很多。Ambar 要照顧兩名幼兒、一個癱瘓的阿婆、兩隻狗，打掃房子、買菜和煮飯，這些事情都交給 Ambar 做。Ambar 幾乎沒有休息的時間。她每天要工作至少二十小時。聽了她的故事我也很同情。在我心裡覺得 Ambar 無法撐太久的。即使她沒說她準備放棄，那麼艱苦的情況，竟然還能讓她笑得出來。

Ambar 的身體瘦弱沒精神。她的頭髮都在打結，夜服又舊又髒。在一個應該快樂休閒的星期天假期，她看起來很像在趕時間。在跟我聊天時，她的雇主多次打電話要她趕快回家。Ambar 雇主都用很粗魯的語氣說話。在那些短短的會話當中，我甚至聽到她雇主威脅 Ambar，如果沒照雇主的話做，就會將她遣返印尼。Ambar 看起來很無助。

---

<sup>5</sup> 這是虛構的媒體，用於配合故事內容。在香港有三個免費的印尼語平面媒體，有 Suara、Apakabar 和 Berita Indonesia。這些媒體僅依賴廣告維持報社發布。即便如此，這些平面媒體努力為印尼和菲律賓移工創造和提升他們的福利。這些媒體在香港對印尼移工培養寫作人才作出巨大貢獻。

作為她的好友我無能為力。我和 Ambar 一樣，為了來到香港負了一大堆債。如果我們被解雇或辭職，就無法從每個月的工資扣款來償還債務，而這些債務將轉到家鄉家人的頭上。就是這樣的情形迫使我們，在無論多麼困難都得堅持下去。我自己下定決心好好的工作，償還債務，盡快存錢、盡快回去。對我來說，最好的地方是我關心的人所在之處。

忙碌的工作讓我和 Ambar 無法常常聯絡，我不敢打電話給她，因為怕給她帶來麻煩。我只是等她的消息。實際上我在等她聯絡，因為再過不久我的合約就要結束，而我也快回家了。

因為很久沒有她的消息了，所以當我無意間遇到她時，我感到很震驚。「哈哈，蒂，我的天呀，香港真的很小，是不是？」她說。Ambar 看起來很開心。然後我們抱在一起。我甚至必須墊腳尖，因為她穿很高的高跟鞋。Ambar 的穿著非常性感，她還畫很濃的妝，以前蓬鬆的黑髮現在挑染成紫色、紅色和金色。Ambar 穿著低胸的銀色短洋裝。她身上散發出清新的香氣、混合著一些煙味。陪她的是三位正在公園對面鬧著玩的鬍鬚男，離我和 Ambar 講話的地方只有幾公尺。Ambar 從小就是一位一直充滿驚喜的人。

Ambar 告訴我說，當仲介不理會她所有的投訴後，決定不告而別離開她的雇主家，什麼東西也沒帶。如今她跟來自巴基斯坦的難民男朋友，一起住在元朗區的小房子。他依靠政府分配過生活。Ambar 也打算以返回家鄉生命會受到威脅的理由，申請難民庇護<sup>6</sup>。

我這位好朋友說，在這棟小房子，電時有時無，自來水也會突然停止。Ambar 常常在公園的公共廁所洗澡。那個房子的高度只有四乘三公尺、錫屋頂的鐵皮屋。跟其他的住戶貼在一起。夏天到時，Ambar 的家變成了烤箱，冬天變成冰寒徹骨的地方。Ambar 的男友上週才出獄，他先前因為非法在一家小餐館打工洗碗，被關了一個星期。

「Ambar，妳怎麼會選擇這條路呢？」作為她的好友，我覺得我有權過問。

「我有愛情，蒂。」她回我說。她充滿淚水的眼睛，看向正在維多利亞女王雕像下開玩笑的情人。「如果他的國家沒有戰爭，他應該可以當醫生。他被他爸爸送過來繼續實現他的理想。但實際上，連過生活都很難。我要和他繼續活下去，我和他還有愛。」她喃喃自語的說，好像試著說服自己。

「那 Ambar，妳在這裡要怎麼過生活呢？」我這麼問是希望 Ambar 直接回家。我認為她所說的愛情，在這麼兇猛的香港不會有未來。

「我用我的方式生活，蒂。用我從小就學習的方式。」她斷然說道。

---

<sup>6</sup> 尋求庇護者。香港回歸中國之後，根據聯合國難民署（UNHCR）的建議，香港成為一個接受因為戰爭、暴力、宗教間的極端或其他原因，提供難民庇護的國家。2018 年 5 月各國約有一萬一千名到香港尋求庇護。巴基斯坦是正在發生宗教衝突的國家之一，很多當地居民為了避開戰爭而到香港尋求庇護。這些難民靠政府給的錢來租房子，購買食品優惠券來過生活。這個分配常常不足以滿足基本生活需求。他們沒有工作權，如果工作被發現就會被抓去關。最近這些難民因為香港的犯罪率越來越多而飽受指責。因此很多社運人士擔心香港會像中國一樣拒絕提供庇護給難民。（[www.explorepartsunknown.com](http://www.explorepartsunknown.com)）

「什麼？怎麼樣？」我追問她。她含著淚的望著我說：「賣淫」。我愣住了，將視線轉向落在灰色的水泥地上的枯萎紫荊花瓣。

「Ambar，下個月我要回家了，我的工作合約已經完成，跟我一起回家吧。」我以為作為好友，邀她回家是一個最沒有用的邀請。她只是看著我。「妳有什麼要跟妳的祖母，蘇比奶奶說的話嗎？」我繼續問。我希望她可以想起奶奶，然後決定回家。她只是輕輕的搖頭，然後低著頭，看她那雙裹著耀眼銀色的鞋子。當她再次看著我時，清澈的淚水從美麗的眼睛流下來。

我真的無法理解那麼漂亮的 Ambar，為什麼從小生活那麼坎坷？難道美麗不是禮物，而是一種詛咒或災難嗎？要怎麼樣才能讓她變比較好？難道這都是遺棄她的母親的過錯嗎？讓她隨著風長大？

在我們分開前，我抱她最後一次。那個瘦弱的身體因為哭泣而劇烈顫抖，Ambar 宣洩所有的悲傷。我讓她發洩一段時間，直到她冷靜下來說：「蒂，請幫忙照顧我的奶奶。跟她講不要等我，我不會回去的。」她結結巴巴的說。

我放開抱她的手，我塞了兩張五百塊給她，這些錢本來要用來買紫荊花<sup>1</sup>鑰匙圈當禮物帶回家。Ambar 沒有拒絕這筆錢，我想是因為她餓了。

南投，2019 年 5 月 10 日

---

<sup>1</sup> 通常稱為香港蘭花，是多花的美麗植物，不結果，葉子呈蝴蝶狀。多數被種植在富豪住宅區的街上和公園作為遮蔭植物。這種花的拉丁名稱為 *Bauhinia Blakeana*，是香港原生種，同時也是香港的傳統象徵。在香港的紫荊花廣場上有一座座植物雕像。雖然它的花是明亮的紅紫色，但紫荊花在香港國旗上被畫成白色(www.wikiwand.com)。

《一張紙》

在這一張紙上我要傾吐我所有的情緒，  
即使短暫緩解內心沉重和悲傷。

我在海外工作，攜帶著希望及努力的承諾  
讓生活提升，可以自豪，可以擁有自己的財產。

賺錢不容易，需要勤奮、要配合大家，  
壞習慣戒掉才可以多存一點錢，將來生活更好一些。

到海外生活不只工作，有空可打籃球練身體，  
我在籃球比賽時，認識了一位單純女孩名字叫安娜。

當初開始做朋友，常在電話聯絡閒聊，  
我不知不覺墜落，有一天醒來，我已愛上我的朋友。

不知道要怎麼說出口，心裡想又怕她生氣，  
她來了，我又無法開口，舌頭啞口無言。

但有一天，我終於告白長久藏於心裡的愛，  
我握住她手輕聲說：安娜，不要生氣，我愛你很長一段時間。

她震驚一下但也微笑了，我握著她的手也沒收回去，  
聲音輕輕，害羞地說：原來我們心中的感覺一樣。

得到她點頭，我好開心，做什麼事都有動力，  
生活變得更精彩，有靈感，原來真愛可以怎麼做。

過兩年我心意已決，無其他人，只有安娜，  
不再考慮，跪在她面前拿戒指獻給她。

「安娜，我心愛的，妳是我的唯一，我想像不出自己和其她女孩過一生，  
請接收我這個戒指，並答應成為我的妻子。」

她驚訝又興奮，一會兒流眼淚望著我，彷彿難以置信  
一會兒微笑，緊緊擁抱我說：「是，親愛的，我答應，也不需要勉強」。

我們一起回菲律賓，向雙親求祝福，  
不久訂定結婚日期，發誓永遠相愛，這是我們的承諾。

一小張證明，簽上我們兩人名字的紙，  
代表我們兩永久的愛情，將我們結合直到死亡。

結婚後我們和睦相處，日子過得蠻幸福，  
上帝賜給我們兩個男孩子，我們燃起對上帝的敬畏和謙卑。

已結婚有家庭的我，主責以妻子孩兒優先，  
我牢牢記住在上帝和妻子面前的盟誓。

養孩子開銷越大，我需要更加努力，  
我決定回國外工作，負擔家庭所需，那是我的願望。

加倍勤奮，晝夜上班，薪資隨之多一倍，  
母子三人的影像鼓勵我，面帶笑容迎接來日。

我安慰自己光陰似箭，回國時必有足夠的儲蓄，  
從此不再留下家庭等待，永遠不離開我家人。

有一天休息日和兒子聊天時，他講了很多，後來叫一聲叔叔，  
奇怪，我想不起來他稱呼叔叔羅伯特是哪一位？

於是我問親愛的妻子，她回答說是小時候同鄉來的朋友，  
遠行到馬尼拉工作，住附近轉角處所以很常相見。

她這樣解釋已足夠，這件事情我沒再多想，  
我非常信任老婆，她愛我，她選擇嫁給我。

繼續在國外生活，上班、休息、繼續賺錢，  
工作所得全匯回給安娜處理，存入銀行儲蓄。

終於我等待的日期到達，我可以回去我的家了，  
不再擁抱三母子的照片，終於可以和他們一起過日子！

我沒告訴家人我哪一天回國，我想給他們驚喜  
機票選擇晚上班機，在回家路上我忍不住微笑。

門窗電燈已關掉，四周靜寂無聲響。  
我插入鑰匙開門，驚訝到說不出話。

愛妻安穩躺在我們的床上睡覺，頭靠別人肩膀，  
兩人赤裸裸互相擁抱，生氣、憤怒立刻湧上心頭。

我立刻出手打、用腳踢，不斷毆打妻子的男人，  
他們兩人萬萬也沒料到我會回家。

安娜叫喊：「夠了！夠了！」但我激怒的火焰已爆發，  
最後理智也沒了，連安娜我也準備打。

我將她推出去作勢用拳頭打，忽然聽見被驚醒孩兒的聲音，  
像冷水撲滅火一樣，無法止住淚水流出來。

惡男人乘機迅速逃走，安娜乞求原諒說對不起  
我抱起孩子走出去，彷彿他能給我力量。

為什麼，安娜？我問  
妳怎麼可以這樣對待我？  
我盡可能擔起好父親、好丈夫的責任  
我作個好男人，因為我愛妳。

我勤奮工作給你天堂，昂貴物品榮華生活  
我所作所為太多太多，即使你沒看見，我仍對你保持忠誠。

忠誠於結婚那天的發誓，永遠愛你到我死，  
有一張紙我們兩人簽字見證，對你不重要了嗎，就只有這樣了嗎？

一張沒價值的紙，揉起來丟到垃圾是嗎？  
你忘了禮堂的事嗎？你忘了你給上帝的承諾嗎？

她無法回答我，她低著頭靜靜地哭，  
「原諒我身心脆弱，無力抵抗誘惑。」

「你離開去國外工作時，我非常寂寞  
我不懂怎麼獨自養大孩子，我時常想如果你在這裡就好。」

「羅伯特來時他填滿我所感覺的空虛，要離開他為時已晚，  
我已愛上他，對不起，在我心裡你已被他取代。」

「我知道我去找新歡，任何解釋都無法被接受。  
你沒有做得不夠，是我辜負你，原諒我沒珍惜我們的婚姻。」

「如果我想修復我們的關係，也已經太晚了，  
我沒辦法再要求你認養目前我懷裡的胎兒。」

「還有一件事你該知道，也許在這之後，你會永遠詛咒我，  
我父親生病時，我動用了你存下來的儲蓄。」

「但請你別擔心，我會慢慢還給你，最後一毛錢都要歸還你，  
我只要求你的原諒寬恕，希望有一天你會在心裡看到。」

她每一句話像尖銳的刀，慢慢地劃傷我，感到的痛比死更慘  
我那裡做錯，我為什麼要經歷此事？

我無力地坐下，好比快熄滅的蠟燭，過了很久才講出話，  
我試著冷靜下來緩和情緒，充滿憤怒凝視著安娜

你趕快從我面前離開，去找你的男人，趁我還沒失去理智  
你沒權力帶走我的孩子，你要帶他們走，我先死給你看。

她無聲無息地走，只看一下孩子們就轉身離去，  
老么想追著她，但他哥哥牽住他的手、阻止他。

眼淚如水流下，身體疲憊不堪，抱緊孩子們  
我將竭盡所能扶養他們，他們是我的支助。

對我而言很難再站起來，我到了只想喝酒的地步，  
我想報仇破壞他們的生活，但想一想何必，也沒有什麼用。

光陰荏苒，我漸漸走出過去的痛苦，  
我全心全力專注照顧孩子們。

怒氣已消去，但是心裡的痛繼續滴血，  
我無法原諒安娜，即便我看到她是真心後悔。

每當我看見我們的結婚證書，我記得曾經愛過，  
這張紙目前已沒有價值，因為我曾經愛的女人已愛上別人。

現在想起，現代婚姻已不像往日，  
有些人認為只是一張紙，時間過了也就沒有用了。

現在大部分人認為婚姻只是一種義務，特別是當小孩出生時  
往日一張紙是一生有效，純潔以及真愛的象徵。

( 詩作原文 )

#### KAPIRASONG PAPEL

Sa kapirasong papel na ito  
Ibubuhos ko' ng lahat ang nararamdaman ko  
Maibsan man lamang kahit na sandali  
Ang lahat ng bigat at pagdadalamhati

Ako ay nagtrabaho sa ibayong-dagat  
Bitbit ay pag-asa at pangakong magsisikap  
Para umunlad ang buhay at nang may maipagmalaki  
Makapagpundar ng mga bagay na masasabi kong sarili.

Anong hirap talaga ang kumita ng pera  
Ngunit kailangan magsipag at sa lahat ay makisama  
Itinigil ang mga bisyo nang sa gayon ay makaipon  
At nang umalwan ang pamumuhay pagdating ng panahon.

Pero ang buhay sa abroad hindi lamang puro trabaho  
May oras din naman para sa laro at ehersisyo  
At sa liga ng basketball doon ako may nakilala  
Isang simpleng dalaga na ang pangalan ay Anna

Nagsimula kami bilang magkaibigan  
Madalas magtawagan at sa chat ay mag-asaran  
Hindi ko namalayan, nahuhulog na pala ako

Isang araw nagising akong mahal ko na ang kaibigan ko  
Hindi ko malaman kung paano ako magtatapat  
Iniisip ko kasi baka magalit na lang siya at sukat  
Kapag andiyan na siya,hindi ko alam paano ba magsimula  
Natotorpe ako at nauumid ang aking dila.

Ngunit isang araw, ay nasabi ko din  
Ang pagmamahal na matagal ko nang kinikimkim  
Hinawakan ko ang kanyang kamay at aking nausal,  
Anna wag kang magalit,kasi matagal na kitang mahal.

Siya ay nagulat pero dagli ring napangiti  
Kamay niya na aking tangan, hindi niya binabawi  
At sa mahinang boses na tila ba nahihiya  
Sinabi niyang mga puso namin ay iisa ang binabadya.

Anong tuwa ko nang makamit ko ang kanyang OO!  
At sa lahat ng bagay ako ay naging laging inspirado  
Ang aking paligid nagkaron ng kulay at buhay  
Ito pala ang nagagawa ng pag-ibig na tunay!

Pagkatapos ng dalawang taon ako ay nagpasya  
Sinabi ko sa aking sarili, si Anna na at walang iba  
Kaya' t 'di na nag-atubili, lumuhod ako sa harap niya  
At ang tangan kong singsing, inialay ko sa kanya.

“Anna mahal ko, alam mong nag-iisa ka,  
Di ko makita ang sarili ko na may kasama pang iba.  
Kaya' t sana ay tanggapin mo ang singsing na ito,  
Sana ay pumayag kang maging asawa ko.”

Siya ay nagulat at nabigla, maya-maya pa ay lumuha  
Nakatitig lang sa akin na para bang hindi makapaniwala  
Maya-maya pa ay ngumiti, at yumakap sa akin ng mahigpit  
“Oo,mahal ko,pumapayag ako at di kailangang ipilit.”

Sabay kaming umuwi sa aming lupang sinilangan  
Sabay naming hiningi, basbas ng aming mga magulang  
Di nga nagtagal, kasal namin ay itinakda  
Nangakong magmamahalan, ito ang aming sumpa.

Kapirasong papel ang naging katunayan  
Na parehong nilagdaan ng aming mga pangalan  
Simbulo ng aming wagas na pagmamahalan  
Nagbibigkis sa amin maging hanggang kamatayan.

Napuno ng ligaya ang mga sumunod na taon  
Maayos ang aming pagsasama at hindi nga naglaon  
Dalawang anak na lalaki ang sa amin ay ipinagkaloob  
Na aming pinalaki ng may takot sa Diyos at kababaang loob.

Sa katulad kong kasal at pamilyado na  
Wala nang dapat inuuna kundi ang anak at asawa  
Palagi kong nasa isip ang mga binitawan kong sumpa  
Sa babaeng minahal ko at iniharap kay Bathala.

Dahil sa lumalaking pangangailangan ng aming mga anak  
Kailangan kong magpursige at magdoble sikap  
Nagdesisyon akong bumalik at magtrabaho sa ibang bansa  
Upang pamilya ay masuportahan, iyan ang aking nasa.

Dinoble ko ang aking sipag, ginawang araw ang gabi  
Upang sa gayon ang aking kita ay lumago at lumaki  
Tanging larawan ng mag-iina ko ang nagsisilbing lakas  
Upang harapin nang may ngiti ang mga darating pang bukas.

Inisip ko na lang mabilis na lilipas ang araw at panahon  
At sa aking pag-uwi dapat sapat ang aking ipon  
upang di na muling maiwanan ang aking pamilyang naghihintay  
at kailanman ay hindi na sa kanila ay mahiwalay.

Isang araw na pahinga, nakausap ko ang aking anak  
Ang dami niyang kwento, maya-maya ay may tito siyang tinawag  
Ako ay nagtaka at pilit na inaalala  
Sino ba ang tito Robert na sinasabi niya?

Kaya' t tinanong ko ang mahal kong asawa  
Isa daw niyang kababata doon sa probinsya  
Lumuwas ng Maynila upang doon magtrabaho  
Madalas nilang makita kasi nakatira lang sa may kanto.

Para sa akin sapat na ang paliwanag niya  
Kaya ang bagay na ito, hindi ko na inalala pa  
At dahil malaki rin ang tiwala ko kay Anna  
Mahal niya ako, at ako ang pinakasalan niya.

Nagpatuloy ang buhay para sa akin dito sa abroad  
Trabaho at pahinga pagkatapos ay muling kakayod  
Ang lahat ng aking kita ay aking ipinapadala  
Ang pagbabangko at pag-iimpok, pinamahala ko kay Anna.

Hanggang sa dumating na ang araw na aking pinakahihintay  
Makakauwi na rin ako sa tunay kong bahay  
Hindi na larawan ng aking mag-iina ang aking yayakapin  
Sa wakas ay muli ko na silang makakapiling!

Hindi ko ipinaalam ang araw ng aking pagdating  
Dahil naisip ko, gusto ko silang sorpresahin.  
Ang aking ticket pauwi, gabi ang aking pinili  
Habang nasa daan, di ko mapigilan ang mapangiti.

Sarado na ang bahay at patay na lahat ang ilaw  
Tahimik na ang paligid, wala nang gumagalaw  
Isinuksok ko ang susi sa pintuang nakapinid  
Ako ay nabigla, at ang dila ay naumid.

Ang aking mahal na asawa, andoon sa aming kama  
Payapang natutulog, nakahilig sa balikat ng iba  
Magkayakap at magkasiping, parehong mga walang saplot  
Kaya' t dagli ang dating sa akin ng galit at poot!

Dagli kong dinamba at pinaulanan ng suntok  
Walang habas ang ginawa kong sipa at sapok  
Sa kalaguyo ng aking asawa na tila rin ba ay nabigla  
Ang aking pagdating hindi nila inakala!

Nagsisigaw si Anna, "tama na, tama na!"  
Ngunit ang apoy ng aking galit ay lalo lang nagbaga  
Naputol na ang aking natitirang katinuan  
Dahil pati na rin siya ay aking inambaan.

Itinulak ko sya palayo at akmang susuntukin  
Nang marinig ko ang tinig ng aking anak na nagising  
Na tila tubig na malamig na pumatay sa aking apoy  
At lahat ang aking luha di ko na napigilang dumaloy.

Ang walanghiyang lalaki ay agad na tumakas  
Habang si Anna ay paghingi ng tawad ang binubulaslas  
Niyakap ko ang aking anak at kami ay lumabas  
Na parang sa kanya ako kukuha ng lakas.

Bakit, Anna? Iyan ang tanong ko  
Paano mong nagawa sa akin ang lahat nang ito?  
Ginawa kong lahat bilang mabuting ama at asawa  
Nagpakabuti ako dahil mahal kita..

Nagsikap ako para maibigay sa 'yo ang langit  
Kaalwanan sa buhay at mamahaling gamit  
Lahat nang ginawa ko, sobra-sobra sa sapat  
Kahit hindi mo nakikita, nanatili akong tapat.

Tapat sa pangako ko noong tayo ay ikinasal  
Sa sumpang hanggang kamatayan ang aking pagmamahal  
Saksi ang kapisang papel na ating nilagdaan  
Wala na bang halaga sa yo, iyon ba’y ganun na lang?

Kapisang papel na lang na wala nang halaga?  
Na dapat nang lukutin at itapon sa basura?  
Nakalimutan mo na ba lahat ng nangyari sa dambana?  
Nakalimutan mo na ba ang pangako mo kay bathala?

Wala siyang naisagot sa lahat ng nasabi ko  
Tahimik lang na lumuluha habang nakayuko ang kanyang ulo  
“Patawarin mo sana ako kung naging mahina ako  
At sa kaway ng tukso ay nagpadala ako.”

“Noong umalis ka upang sa abroad ay magtrabaho  
Sobrang kalungkutan ang naramdaman ko  
Hindi ko alam paano solong magpalaki ng mga bata  
Lagi kong naiisip kung nandito ka lang sana.”

Dumating si Robert at sya ang nagpuno  
Sa pakiramdam kong kulang, siya ang bumuo  
Huli na para umiwas dahil mahal ko na siya  
Patawarin mo ako dahil sa puso ko’y napalitan ka na niya”

“Alam kong walang paliwanag ang katanggap-tanggap  
Para sa tulad kong sa iba ay naghanap.  
Hindi ka nagkulang, ako lahat ang may kasalanan  
Patawad dahil ang kasal natin ay hindi ko napahalagahan.”

“Gustuhin ko mang maayos ang ating pagsasama  
Alam ko sa sarili ko na sadyang huli na  
Hindi ko maaatim na ipaako sa iyo  
Ang sanggol na sa ngayon ay nasa sinapupunan ko.”

“At isa pang bagay na dapat mong malaman  
Siguro pagkatapos nito, isusumpa mo na akong tuluyan  
Pasensya ka na kasi ang perang ipon mo  
Nagalaw ko noong nagkasakit ang tatay ko.”

“Pero wag kang mag-alala, unti-unti ay babayaran ko  
Ibabalik ko sa yo hanggang kahuli-hulihang sentimo  
Ang tanging hiling ko ay ang pagpapatawad mo  
Sana balang-araw makita mo sa puso mo.”

Ang bawat salita niya, animo’y bagong hasang patalim  
Na dahan-dahang humihiwa at sumusugat sa akin,  
Daig ko pa ang pinatay sa sakit na nararanasan  
Ano bang kasalanan ko, bakit kailangan ko itong pagdaanan?

Ako ay napaupo, parang nauupos na kandila  
Matagal-tagal din bago ako nakapagsalita  
Pinilit kong kalmahin, ang alon-alon kong damdamin  
Tinitigan ko si Anna ng buong galit at diin.

Umalis ka na sa harap ko, duon ka sa lalaki mo  
Bilisan mo habang nasa katinuan pa ako  
Wala kang karapatan na dalhin ang mga anak ko  
Bago mo sila makuha, dadaan ka sa ibabaw ng bangkay ko!

Dagli siyang umalis, hindi na nagpaalam pa  
Tumingin lang sa mga bata at siya’y tumalikod na  
Ang aming bunsong anak tinangkang habulin siya  
Ngunit hawak ng kuya niya, pigil-pigil ang kamay niya.

Pinalaya ko na ang lahat ng aking mga luha  
Noon ko naramdaman ang pagod kong katawang-lupa  
Niyakap ko ang mga anak ko, sila ang magiging lakas ko  
Gagawin ko ang lahat para sila ay maitaguyod ko.

Hindi naging madali ang aking naging pag-ahon  
Dumating ako sa puntong puro ako pag-iinom  
Naisip ko rin ang gumanti, sirain ang kanilang mga buhay  
Ngunit naisip ko, para saan pa, wala na ring saysay.

Lumipas ang mga araw, buwan at taon  
Unti-unti akong nakabawi sa mapait na kahapon  
Itinuon ko ang lahat ng aking atensyon  
Sa aking mga anak na aking inspirasyon.

Humupa na ang lahat ng aking poot at galit  
Pero ang puso ko, nagdudugo pa rin sa sakit  
Kaya ang pagpapatawad di ko pa maibigay  
Kahit na nakita kong nagsisisi si Anna ng tunay.

Sa tuwing nakikita ko ang kontrata ng aming kasal  
Naaalala ko, na minsan ako ay nagmahal  
Kapisrasong papel na ngayon ay wala ng halaga  
Dahil ang babaeng minahal ko, may mahal nang iba.

Napaisip ako, ganoon na nga ba ang panahon ngayon?  
Na ang kasal ay hindi na tulad noong unang panahon?  
Kapisrasong papel na lang kung ituring ng iba  
At sa paglipas ng taon ay wala na ring kwenta.

Sa karamihan ngayon, ang kasal ay basta na  
Obligasyon na lang lalo na kung may bata nang dinadala  
Kapisrasong papel na dati ay panghabambuhay  
Simbulo ng wagas at pag-ibig na tunay.

## 《遁逃》

寺廟崢嶸在山頂上。圓月皎潔的光穿透殘破的屋瓦。這偏僻的地方，連幽魂應該也不屑光顧。木材建造的寺廟佈滿了時間的痕跡。霧水和月光一同拜訪的夜晚，寺廟則閃爍發光。鋪在外牆的木片烏亮絕美，未見一絲紋縷。它是如此簡單樸素。大樽石質佛像佇立在正堂。不知是因為時間的侵蝕亦或被有心者挖取，佛像眼窩已凹陷，呈現一抹憂傷的黑色。

我已窮途末路。我已在這山林中浪蕩數個晝夜。我踟躕昏迷。記憶混亂，那穿刺肉身的刀子。血。許多噴濺而已凝結的血漬還在臉頰上。我不準備好接受刑罰。罪愆。我無罪。刀子在夜裡朦朧，我切一塊糕餅吃著以讓自己清醒，睜開腫脹的雙眼繼續步行。附近有溪水的聲音。我繼續跑，直到因為口渴和飢餓，只能在地上爬行。我認不出方向。周遭都是寒冷的山霧。我手觸碰到一處虛無，還是一級台階。

我是越南義安<sup>2</sup>人。聽親戚的話我跑去台灣當年長者看護。離開時，我要用紅簿子<sup>3</sup>向銀行貸款，跟親戚、朋友借錢才湊足一億五千萬越盾<sup>4</sup>來辦理出國工作手續。我家鄉很窮困所以得去。即便不知道台灣是方是圓，還是得賭一把。在家鄉成天辛勞也賺不到幾萬越盾。聽仲介說去台灣，隨便工作一個月也能賺上幾千萬越盾。就去呀。在越南，我還有一個年幼孩子在讀國中和年邁的父母。今天是第五天，我躲避著台灣的警察。我已將那欺凌虐待我的人殺死。

強光咬得我雙眼腫脹。我醒過來，看見那讓自身曬在霧水一整晚的暗灰台階。冷得我雙足似被緊捆。我疲憊地拖著雙腳，經過一級級台階進入寺廟。我看見巨大、有著深邃眼窩的石質佛像。靜默的雙唇上擺盪著蜘蛛網。透過破損的窗扉往外看，一切似乎都凍結。樹枝鋪蓋寺廟的三分之二。果然是個逃躲的理想處。

周旋了一會兒，終於也撿到些許枯葉鋪成一個窩讓夜晚稍不寒冷。幾個破瓶罐可裝溪水來用。原始將無罪惡。我無罪。滾開。我不稀罕這個世界。我已找到平靜。這佛像是真實。這碗是真實。我很是滿意，因為不需面對任何恐懼。安全感完美得無需公斷。我忽然想起剛踏上這座島的日子。一切都華麗。一切都比我家鄉那塊土地美好。我家鄉每個季節都是焚天烈日。沒有可以生長的植物。我剛到的那幾天已被收進如狗籠般的房子。勞工們也實呼那裡是個狗籠。有時男女共處。也有時候分開。初到時，數個夜晚我幾乎不眠。我怕錢不見。在這他鄉異地頭幾個月沒有工作。語言不通。丟了錢會餓死。有時抱著錢睡著又驚醒。還不包括被欺詐。過來之前他們給了膳宿、住所的承諾。來到了扣前抵後，還要繳費用。有時足足幾個月沒工作，我們只能吃白飯和從家裡帶來的鹽。

<sup>2</sup> 譯註：越南中北沿海地區的一個省分，屬熱帶季風區域，一年中只有夏、冬兩個明確的季節；是一個擁有高山、中游、平原和沿海地形的省份，與寮國的陸地邊境長達419公里。

<sup>3</sup> 譯註：權狀書，越南俗稱紅簿子。

<sup>4</sup> 譯註：約台幣十九萬元。

未能習慣這裡死氣沈沈的靜，我一整天嗒然若喪。我告訴自己，總比過去要面對的那一切來得好。一把刀和一株凋零的花。我開始探索預定居住的地方。佛像後方是一間地下室。我燃起剩餘的蠟燭，低身往下去探索。漆黑的走道。石壁黏著青苔和滴嗒水聲。黑暗中，我腳絆到某物摔了個跤。撐起手又碰到滑溜的某物，噁。將蠟燭照近即看見一副骷髏。半黑半白的骷髏。我驚嚇不顧漆黑的空間拔腿奔跑。我思索：是否某人也像我這樣遁逃然枯死於此。驚嚇的感覺讓我縮起身子，挨坐在佛像腳邊。

夜。不停地顫抖。月光照過空檐。寺廟好像吸走全部月光。我繃緊身子承受淒厲的山風，漸漸睡去。暗影似乎在抓住我腳。暗影慢慢凝結成不像人亦不似鬼的形狀。切齒地笑：

「我將全部歸還，全數歸還我曾經承受的一切。你們壓在我身上，鏈住我。我飢渴。我死去但會連本帶利歸還。」

刀子猛刺下。似乎有血流但血亦黑。我叫不成聲。我奮力爬到窗邊想往下跳脫這驚駭的景。刀子不停亂刺。漆黑劃過整個夜幕。月光照進來。我驚醒。原來是憤<sup>5</sup>。我夢見那噁心的雇主。他臉滿瘡子，鬆弛的皮膚。他有潔白巨大的牙齒和深不見底的眼眸。我為何遇見他？因為我已逃跑。逃跑只為期待能待在台灣更久，期待能賺到更多錢。我肩上還扛著一整個家庭、一筆龐大的債務。我接受照護那老頭子的工作。老頭子很富裕但性子無比怪誕。正常時很正常，一旦不舒服，就往我臉上直扔那整片帶著糞便的尿布。他兒子則是虎視眈眈地等候偷窺我洗澡。其實，工作內容也不外乎幫老頭子梳洗。我被禁止外出，一方面是我擔心被警察捉拿，一方面因為老頭子不允許。我近乎被軟禁。更可怕的是老頭子的氣味。頭幾天我一直因為那腥臊的氣味而作嘔。說是病患但我覺得老頭子壯碩得像公牛。很多次幫他擦拭腿部時，老頭子邊揮手抓住我胸部，將那油膩的臉埋入我頭髮。也有幾次打算逃離去找別的工作，可因為怕被警察抓，而我在此地也不認識什麼人，只能咬緊牙關繼續。

我跪在佛像前。

你是否會保佑我？我只是這世間渺小的眾生之一。有如塵沙。人生是如此渺小。第一次從窗格往外看，我驚悸，人是如此微小。只像塵粒、沙子。我細聲唱起一段鄭公山<sup>6</sup>憂傷的歌曲：

「何處塵沙化吾身，於來日茁壯成形？  
啊，絕妙沙塵，太陽照亮浮游一生。  
何處塵沙化吾身，於來日返化沙塵？  
啊，疲累沙塵，甚麼聲音節拍無止？」

<sup>5</sup> 譯註：迷糊、神智不清的意思。

<sup>6</sup> 譯註：Trịnh Công Sơn 鄭公山，1939/02/28-2001/04/01，是越南最著名的現代音樂作詞、作曲家之一；出生於越南得勒省，在順化長大，於西貢（現為胡志明市）取得秀才學位；其作多為情歌及反戰歌曲，主要題材則為愛情和人生，共創作六百餘首，廣為人知則有 236 首；至 2017 年 04 月止，越南藝術表演局只對 77 首發予表演證書。

佛乎？在這陌生之處，一個沒有身分、負罪如我，只有渺茫的期許來自祢的庇佑。又過一日，我感到筋疲力竭。我癱軟在佛腳下。風呼嘯吹進。窗外的櫻花似哭地綻放。我從水面看著倒影。黑眼圈繞著我失眠的雙眼。以前，在家鄉母親也說過：「你的人生會很憂傷。你的眼眸很黑。」我又啜泣想起那個夜晚。

老頭子在我睡著時爬到我身上。那沒有任何消毒水能去除的腥臊氣味撲進我鼻腔。我掙扎，但那看似病患的老頭子卻出奇地健壯。他用鐵鉗般的雙臂壓住我。他開始撕破我衣服。他咬得我雙乳灼痛。我想起床頭的刀子，因為母親以前說道：「睡得不安穩是因為邪魔。床頭放把刀可以驅散惡靈。」我抓起刀子胡亂猛刺後便奔跑。

我想不起到今晚為止已逃躲幾天。飢渴交迫。我想放棄一切。我仰望佛像。木歸木，石依然為石。為何我落得此境？寺廟好像縮小成棺木、成火柴盒。死氣蔓延。逃跑去找工作那天，仲介也將我塞進這樣的箱子，為了躲警察。那感覺直逼躺在棺木中。死亡的感覺。我灰心。我仇恨。我往上爬，為佛像雕一雙眼。祢看清楚了嗎。這就是我的人生。

我已經饒恕你們。殺了我吧。我不屑再嚐試人生。用刀子刺，別以此該死的幽寂殺我。那牆壁炸毀我吧。我有罪。我是魔鬼。我已厭倦遁逃。

疲累。我又不知覺地睡去。一片白布輕輕地隨風蓋上我身。我皮肉崩裂。殘渣似乎結塊且被布塊吸取。銅鏡返照我瘦骨嶙峋和眼窩。我是一副白骨。我無痛。猶如水滴漫流在浪面爾後不動。高空上的月光穿過霧水停在寺廟頂。

至今我正前行往月亮底處。霧水和黑夜將不再。我潔淨得毋庸置疑。那是光永遠不滅又清澈的終點。但為何你們仍在審判我。噢不，我瘋了。月亮底處為何開出那漆黑的洞。我認為這是底處。月亮極美亦極無情。

我被帶走的最後一天。我仍留戀地望著寺廟的破爛屋頂。祢會庇佑我乎？

\*\*\*

我在警察局替K姊在翻譯。對她的境遇感到惆悵。現在她必須為自己的罪接受法律的制裁，但人類的公理正義似乎很難斷定。當罪惡是千形萬狀時，那則成為難解之題。我越來越難以對一個人作出評斷。聽她談起仲介，我更難過。越南人詐欺越南人。為了出國工作或遊學，人們有時必須支付昂貴的價格。對窮人而言，出國工作或去遊學是翻轉人生的方式，也是孤注一擲。有時空手返鄉或花錢討傷。有時我會期望，假如越南不必經過對抗法國、美國的戰爭，我的國家現在應不至於太過貧困、人民不必四處離散討生活。期望是期望，但我也明白這世界並非如此不公平。天色漸漸轉暗。我看著她瘦小的身軀縮在角落，雙眼凹陷，膚色蒼白猶如缺少陽光。高凸的顴骨和深邃的眼窩讓她更顯乾瘦。暗影猶如一個籠子壓在她身上，包覆著、吞噬著她。人生依然如此。無論身在何處艱困都在圍繞。我聽見她細細的嘆息：「到哪裡都一樣，但還是得生活呀。」我不知如何言語。交接完畢，我返回住處。

我知道在家鄉還有許多和她相似的人生。我無精打采漫步回家。今天飄著細雨。一隻披著潔白羽毛的鳥兒飛越老舊的屋頂，在雨中消失。

夜。我作夢。奇怪的夢。我化為鴿子且被困在籠子裡。我飢餓又口渴。我發瘋似的飛，頭猛撞籠子的柵欄。我濺血。我周遭是無數同樣的鳥籠。發癲的鳥兒自啄身體。忽然之間從空中伸出抓住我們的手。扭斷脖子。我驚醒，汗水濕了一身。時鐘停在凌晨兩點。我無法忘記K姊的眼神。我或她都只是那些白鴿，在汪洋的人世生活，身分卻如此狹隘。忽然間，我想回家。

我搭乘 VJ940 班機回越南。飛機穿越灰色的雲朵，而我看見燦爛的陽光。周圍是白雲和嗡嗡的機械運轉聲。我討厭飛行時間。那是我和人類裡的最遠的時候，也是最空虛的時候。我意識到人生毫無意義。我甚至記住人生的困苦。我俯瞰下方。雲朵之後，台灣渺小而美麗。我看到 K 姊纖瘦的笑容。

似乎有一抹鳥影穿越陽光飛過，亦或只是一縷遙在他鄉的靈魂幻影。

## 《買妻》

「你每天都來跟我討錢，我哪有錢給你買酒，放開我啦。」

女人話未完已被男人拉著頭髮拖走。他越拉那女人越往後退，也許因為她纖瘦、嬌小的個子無法戰勝那高大的男人。

「妳知道因為妳我花了多少錢嗎？哪個遊手好閒又不會生育的婊子。妳去工作不把錢還給我，還一直寄錢回越南啊？」

那男人把女人罵得狗血淋頭，他讓整個黃昏市場變得比平常都吵雜。大家只停頓觀看，沒人敢出手阻擋。在台灣，人們不太干涉別人的家事，也許因此，那男人每隔幾天就回來這市場鬧一次。

那個一手持刀，一手將太太拖著走的高大男人是這市場豆腐攤的老闆。是叫老闆，但自從接過年邁父母的這個攤販，他哪有收心做生意，也不把這當作討生活的飯碗。這裡的攤販不常見到他，只有需要酒、需要錢的時候才露出那張臉。

而那可憐的女人，不用說大家都知道那是他太太。他找上門的日子，幸運的話就只被他罵兩三句，發瘋的時候就只能可憐那太太得當起蚯蚓讓他蹂躪。那些時候，整個市場只能搖頭咋舌。夫妻倆的衝突就一直這樣上演，沒人阻擋，直到……

「我給你，你放手啦，大男人一個這樣欺負女人不覺得丟臉嗎？」語畢，他掏出兩張100元。

「你誰啊小子？閉你的嘴啦，不要管我家的事。你相不相信這把刀馬上飛到你臉上啊？」

他邊說邊扯著太太的頭髮，女人的長髮被他搞得亂糟糟，看著他那抓住頭髮的手勢還以為他只是在抓一把草，隨時都可以拔出來。那太太也不必說了，她顫抖得發不出聲音，眼淚一直流，眼神似乎在尋找著某個願意伸出援手的人。

「你這樣做我就找警察來喔！」那陌生男人說。

聽見「警察」兩個字，他有點退縮，慢慢放手，接過錢就離開。那太太直接坐在地上，也許她已經覺得太疲憊。她從口袋裡掏出200元，也沒忘記跟恩人說謝謝。但他不收那筆錢，喃喃自語說著，不懂為何越南女人能夠忍辱到這種地步。

那伸出援手的陌生男人叫做友祥——在對街工地工作。他父母早逝，留給他一塊位於高雄的土地。因為鄉下沒有什麼工作，他只好到城市當工人。那是很少台灣男人願意做的工作。雖然工作很辛苦，但至少他還能夠賺錢。

\*\*\*

提到那女人，也許市場裡的人只能搖頭嘆氣。聽說她叫阿舒，在越南貧困的鄉下出生，因為父母身體不好，為了還債而把她「賣」給了那男人。說是「賣」一點都不為過。

逾十年前，台灣男人透過仲介娶越南老婆是很常見的事。老人、想再婚的人、殘障人士都可以娶到一位處女的漂亮越南女子，只要花上幾千萬越盾就夠。在越南，幾千萬是筆大數目，但在一個發展國家如台灣，那只是一兩個月的薪水。想當然耳，阿舒家那時候哪有錢可以還債，她父母只能割捨，以六千萬的價格將她「賣」給台灣的一個家庭。直到後來她才知道仲介以擔保的話語將她廣告得像一件物品：「不逃家，保證處女。」、「能幹，會生育。」因此夫家得支付另一筆跟買下她一樣的錢來交換。一場交易在一位十八二十歲的女子身上上演，只要幾千萬就能購買一個人的人生、一個人的未來。怎麼如此賤價！也許因為這段婚姻的本質就是公買公賣，所以這十三年來，夫家對待她猶如一件所有品。在他鄉的生活是恥辱堆疊著恥辱的日子。很多時候她只希望男人拋棄她，好讓她能夠安穩地過日子，但想到家人和債務，她只能消滅那想法。再說，他是花錢把她買回來的呀，她沒辦法為他的家族生個孩子，也得伺候他家的兩老，得賺錢給他喝酒、吸毒。她曾經想過報警來抓他，但要是他知道，應該會殺了她。所以她也放棄了。而且，跟他一起生活了十幾年，即便他對待她很差勁，她也不忍心，他們是夫妻呀，人們不是常說「夫妻無情也有義」的嗎？

她對於剛到豆腐攤的時候記憶猶新，那老公只把她帶到攤位就回家去，當時她一句中文、台語也不會。幸好，鄰近攤位的幾位老闆娘教會了她。首先是數字，接著是簡單的句子，她們用肢體語言來教她，而她也能猜到她們要說什麼。那些日子過得好緩慢，她覺得自己好像被拋棄在另一個世界——一個她無法與人們連結的世界。

\*\*\*

某天，友祥在下班的路上經過市場，他想起那位被先生暴行的豆腐攤越南女子，覺得她好可憐，他便找到那豆腐攤：

「老闆娘給我兩塊，軟的喔。」

「這你的，謝謝你，三十塊。」

阿舒看一眼那客人，原來是那天幫她逃離先生暴行的人。她驚訝地問：

「是你啊？」

「妳還認得我喔？」

「認得啊，多送你這個。」

友祥開心地接收並騎車離開，而阿舒，她那枯萎鬱悶的眼神突然變得較開心。也許她已經很久沒有找到開心的感覺。就這樣，友祥偶爾到阿舒的攤販買東西，有時候是介紹同事來買，

有時候帶給她一份小禮物，以答謝她常常送的豆腐。友祥是這樣，他分的很清楚「施與受」，他不想虧欠任何人任何東西。

某次，友祥又來光顧，但她那天沒有做生意，他問周遭的人才知道阿舒的先生因為吸毒被警察抓了。要幾天後她才能回到市場繼續做生意。經過那幾天，她看起來很明顯地消瘦和蒼白。先生被關的時候，他父母在去探望的路上發生事故。可憐的兩老，挺不過那次意外。為長輩們辦完後事，阿舒又載貨到市場繼續努力謀生。自從先生坐牢，阿舒不再被他騷擾，豆腐攤也有更多客人。鄰近攤販的姊姊們還說，阿舒先生被關、公公婆婆過世，阿舒可以說是卸下了重擔。

\*\*\*

高雄這幾天很炎熱，天空清澈的不見一朵雲，像平日一樣，阿舒載貨去市場做生意。友祥的一位同事告訴阿舒，他從鷹架上墜落，摔斷了腳，要住院幾天。那天，忙完之後阿舒跑去醫院看他。見到阿舒，友祥很驚訝，他沒想到會有人來探望自己，也沒有熟識到會來醫院看他呀。因此，見到阿舒他笑得很燦爛。而阿舒，見他坐在病床上，衣服上還殘留著水泥、白灰，長繭的雙手握著筷子匆忙地扒幾口飯，她覺得心疼。也許這是唯一一次她對一個人心動。她情願天天來醫院探望他、照顧他。而他，一個被女人的雙手照顧著的男人，也覺得異常地窩心。有句話說「乾柴烈火」，日過一日，該發生的事也會發生，他們之間產生一種也許兩人從未體驗過的情感。但她和他之間的情感又隔著一面柵欄，兩個人能走向彼此的路途似乎還很遙遠，因為她先生還在勒戒所。她想結束那段關係，想繼續留在友祥身邊。

過了好長一段時間，她先生終於也能回家，她害怕被先生發現和友祥的事，但很奇怪，他反而想要離婚。太突然了，他怎麼可能這麼容易就放過她，沒有她為他賺錢，他哪來的錢可以買酒呢？不想管那些疑惑，她毫不猶豫地在離婚協議書上簽字。也許沒有任何人在簽那份協議書時能像她那麼開心。

接下來的日子，黃昏市場已少了阿舒的身影，她不再開攤位做生意，不用繼續忍受被毆打，身上不再出現她先生製造的傷痕。取而代之，她和友祥離開城市回鄉下種菜，過著新的生活。新生活雖然有許多艱難、辛勞，但能陪伴在心愛的人身旁，阿舒也覺得心滿意足，她好像又再活過來了。擁有幾塊田地，他倆白手種起嫩綠的菜，專賣給鄰近的傳統市場。

不久之後，在一次打掃家裡時，阿舒發現一張前夫簽字的切結書，她帶著那張切結書去找鄰居，問問看上面寫的是什麼。他發現友祥用八十萬台幣將她從那前夫的手中交換。當下，她鼻梁感到一陣酸澀，好像有東西咽在喉嚨。一個工地的工人哪來那麼大一筆錢，他可能已將所有賺到的錢拿來換她——換來一個他心愛的女人。

又一次阿舒被賣，但這一次，買她的人是一個懂得疼愛和珍惜她。而這次，她默默地感謝這位「買」了她的先生。

## 《兩極》

春天的雨水從空中落下並消失，留下的是掉在斑馬線上沾滿泥土又遭人踐踏的櫻花瓣，跟現在的我毫無差別，我看著紅綠燈變換的馬路，我內心的聲音說「衝吧！一衝過去就獲得自由了。」我的右腳顫抖地往前跳，狠狠的與貨車相撞，我聽到骨頭一根一根斷裂的聲音再落地，剛剛沾滿泥土的櫻花瓣被我鮮紅的血跡染色，彷彿重新開花一樣。

「媽媽...媽媽...我想吃冰淇淋。」

稚嫩的聲音把我從夢中叫醒，我四歲的小王子慢慢把臉從圓木桌邊露出來，像小狗狗一樣用撒嬌的眼神充滿了希望的看著我，我快從幻想世界中醒過來，我在幹什麼？喔對了，我們倆到二手市場買桌子，現在我們正要把圓桌帶回家，我搖頭並溫柔的對他笑。

「你兩手搬桌子，怎麼會有多餘的手拿冰淇淋，我們先回家再出來買吧，今天是特別的日子，我讓你一個人吃光光好不好？」「哇！一個人吃光光嗎？不用分半嗎？太好了！我最愛媽媽了。」我兒子閃閃發亮的眼神像刀子一樣的刺傷我的心，「分半」這兩個字是我們母子的口頭禪，我是什麼樣的媽媽？連一支冰淇淋都買不起。

那天下午在我簡陋的套房，當頑皮的兒子正興奮的把積木做成鐵塔時，我把紙箱撕成一片，準備明天跟垃圾一起燒，其實應該叫做廢紙，它已經被我拿來代替飯桌很久了，廢紙的四角骯髒潰爛成一個洞一個洞的，那就是為什麼今天出去買新的桌子的原因。對面房間傳來重重的腳步聲，表示我的先生起床而且準備去上夜班。「爸爸，爸爸看我們的新桌。」我的兒子習慣用日文跟爸爸講話，我規定孩子跟日本人講話要用日文，跟泰國人講話要用泰文，是我將他打好雙語教育的基礎，

「冰箱的咖哩和水是我的別碰！妳應該記得我們的約定，妳和孩子的飯妳要自己買。」他講完就踏出家門並用力的關門。

我生氣的想何止飯啊，房租、水費、電費、瓦斯費都是我付的，還不包含孩子的幼稚園學費，他是從哪來的惡魔才會列出不符合人性的規定，但也就算了反正他對孩子很好。我邊想邊把淡而無味的便當拿出來，上面的標籤說明有效期限是昨天，能怎麼辦呢？還不是因為我打工的便利商店只剩下這幾盒快過期等著被丟掉的便當，其實這違反商店的規定，我也明白，但是畢竟在東京的消費如此高，我必須存活而我的選擇又不多。

我兒子的嘴臉明顯看的出不想吃，還用湯匙把食物翻來翻去，突然間我覺得有黑暗又噁心的東西從我的嘴巴大聲吼出來：「你知道我也很餓嗎？餓極了，但是因為你是我的孩子，所以你一定要比我先吃，而且一定能吃的飽，不論喜不喜歡。」話一說完兒子大大的淚珠就掉了下來，那個畫面把我喚醒，我衝過去抱兒子，不停的跟他道歉，那一餐我們含淚吃飯。

夜深了我還在床上發呆，擔心最近自己的情緒非常不穩定，一下子想死，或是為微不足道的事情生氣而無法控制自己，「我是不是瘋了？」在我身上滾動的聲音把我的念頭打斷，我抬頭看著可愛的兒子翻到我身體的另外一邊，看到這樣的畫面我不禁笑起來，長這麼大還要躺在我懷中，兒子的呼吸節奏又讓我心不在焉，想到今天剛買的二手桌就忍不住想起自己的過去。

我生在泰國華僑的家庭，我的祖先因為泰皇的慈悲才能順利在泰國定居，當我先生跟我求婚時，我媽媽強調：「我把寶貝女兒養這麼大，她一生最辛苦的工作就是拿筷子。」媽媽的意思是她把我呵護的很好，從不讓我吃苦，所以希望我的先生可以好好照顧我，我不確定他對媽媽說的話了解幾成。結婚後，我移民到日本並生下一個兒子，先生的經濟狀況算不錯，我的公公在我結婚那年退休，他開一間小公司，而我的先生也在那裡上班，我們一家三口住在較為安靜的地區，離公車站不遠的公寓，三年不到我就拿到永久居留證了，當時人生過得很順利，我們的木桌是昂貴的桃花心木，不是紙箱或陳舊不堪的桌子，什麼原因造成今天的局面呢？我反覆地問自己，直到不慎睡著。

在我的夢裡，我坐在四面黑暗的地面上，左邊有一個女生站著看我，她的面孔跟我一模一樣，只不過她正在哭泣，她面如槁木彷彿世界末日般。「對，都是你的錯。」她顫抖的跟我說。「對，都是你的錯。」另外一個聲音從右邊傳來，長的跟我一樣的女生站在另一頭，她不假辭色的對我說，很奇怪的是，我好像被催眠一樣。

對，也許真的是我的錯，

我看到自己坐在桃花心木桌的旁邊，黏在腿上的兒子比現在還小，那時候應該只有兩到三歲，突然間我先生說想搬去泰國做生意，我非常疑惑，不明白他為何要那樣，畢竟在這裡過的很快樂，有房子、有自己的事業，為什麼要回泰國從零開始？我看到自己對先生大吼大叫，徒勞無功的反對。

畫面切回我在泰國的家，我看到自己仍然在跟先生為了搬回日本而起爭執，那是隔一年的事情，先生在不情願之下把我和兒子搬回日本，存款慢慢少去的同時，他仍然事業無成，而我開始認真學日文，為了申請東京某知名大學的獎學金，當時我的年紀也不輕了，但對於種種的花費以及搬家的辛苦仍然是無知。我不明白為何先生把搬回日本的事情怪在我身上，所以我要支付所有的費用，他只願意支付每月三萬日圓。

我更不明白，為什麼他家財萬貫的雙親會拒絕幫助我的先生？日本家庭的財務制度不是我能夠理解的，因為我是在泰國的華人家庭長大。我和先生吵架、起爭執的畫面不斷的循環，沒有一方願意讓步，那些畫面快速地轉著，最後停在我那簡陋的房間。我坐在圓椅上，面前擺著一張白色的紙，上面日文意思是「離婚證書」，我再次被黑暗圍繞著。

「看到了吧，這是妳的錯。」面帶悲傷的我說。

「是的，這是妳的錯。」生氣的我補充。

「一切都是妳的錯」「一切都是妳的錯」「一切都是妳的錯」我的兩個聲音合而為一，把我深深的吸進黑洞裡，我儘量張開嘴求救，但卻發不出聲音。突然有一隻手把我從黑暗中拉起。

「做惡夢嗎？剛剛妳用力的掙扎。」一個男生把我從惡夢中喚醒。

我起身慢慢觀察環境，慢慢的想，我在一間陌生又熟悉的房間，有一個穿著睡衣臉上充滿了睡意的男生在我旁邊。「怎麼了嗎？如果沒事就睡覺吧，明天早上七點我還要上班。」講完他就躺下很快便睡著了，讓疑惑的我一個人坐在房間裡。

我的手摸到某些東西，我拿起來發現是一堆藥包，上面註明我的名字，啊...一切都是夢。最後喚回我的意識，原來是夢中的惡夢，可能要請醫生幫我換別的安眠藥了。

我回想剛剛的夢，其實是十幾年前的事情了，在我畢業並考上日文二級之後，我的先生提出離婚的要求，他要留在日本，而我帶著兒子回泰國。對於上一段婚姻的痛苦和失望，讓腦部的化學反應失衡，醫生診斷我得了雙向性情感障礙，也稱為Bipolar（躁鬱症），我的情緒不穩定，就像海中的大波浪一樣，身體裡似乎還有另外兩個人。

其中一個我得到了憂鬱症，把每件事情都往負面思考，生命無價值，導致企圖自殺成為司空見的事。另外一個我是躁症，是跟憂鬱症完全相反，情緒高亢，哈哈大笑，花錢如水，精力旺盛，無法控制自己的怒氣。現在泰國人常常把憂鬱症當作辱罵，看不起、嘲笑別人，有的人說不要跟患者交朋友，因為危險又可怕，完全不顧慮我們的感受。這十幾年來，我吃了無數的藥，換了無數的心理醫生，許多醫生告訴我，我的症狀無法痊癒，只能維持這樣的狀態，或是讓我的症狀與正常人最相近。

過去這段期間，有很多男人出現在我生命中，但是我的情緒往往把那些人甩開，但不是正躺在我旁邊的男人。

剛開始他跟其他過客一樣，在我情緒穩定的時候，我們兩個過得幸福快樂。然而當我犯躁鬱症的時候，暴躁的情緒讓我們吵架，很多時候我們吵到兩敗俱傷。但是他不放棄，反而試著理解我，最後他終於認識我的雙重人格，。雖然他沒有直說，但是我知道他明白我的情緒如此暴躁不穩定，是因為我生病了。

某一次激烈爭執，我火冒三丈無法控制怒氣的罵他，最後他終於受不了並大聲的回我：「我討厭妳，討厭這樣的妳，走開！給我滾開！給我消失！把我認識的妳還給我！還給我！」我聽到他顫抖的聲音，我知道他哭了。

我的憤怒和難聽的話被那些話給停住了，我的淚水從內心深處流出，那一秒鐘，我發現我一輩子在尋找的人已經出現了，只剩下如何跟自己奮鬥才能保住這麼好的人。這位男生了解真正的我，還能夠接受，這就是我願意跟著他來日本的原因，雖然不知道我們的未來會如何。

手機震動聲告訴我有新訊息，圖片是拜拜的供品「新正如意，新年發財，不要忘記我的紅包喔，最愛媽媽了！」是我的兒子，應該正在幫我媽媽準備拜神的東西才會這麼晚傳簡訊給我，從這麼遠的地方跟我要紅包，真的是愛錢鬼！

我看了訊息忍不住笑出來，夢裡還躺在懷中的小孩，今年我的兒子已經是高中生了，他能夠毫無傷害的渡過父母的離婚問題，我承受的痛苦根本沒有影響他的人生。「媽媽還是媽媽，爸爸依舊是爸爸，無論如何都無法改變，如果爸爸交新的女朋友或是媽媽交新的男朋友，我也能隨時打招呼。」他常常這麼說。雖然在單親家庭長大，但是有我、我的父母和其他親戚幫忙扶養，他成為一個精通泰文和日文的孩子，懂得泰國人的禮儀，也不忘記日本人的謙虛，更不會忘記華人的文化。最重要的是他非常愛媽媽，這點我很清楚，雖然我不是模範媽媽，但是我有信心生出很棒的兒子。

事實上我猶豫又懊悔跟新的男朋友回到日本，再次重新開始人生，把家人拋棄在後頭。因為我的兒子已經長大，可以幫忙照顧我的父母，所以我決定再次冒險，大不了就回家，我是這麼想。但現在我開始後悔了..... 我的初衷是來日本找工作，如果順利通過日文N1考試，我再找比較高薪的工作。但是我卻在加護病房當護士助理，每位病人的症狀都不樂觀，命危旦夕，我幫忙處理全身滿滿傷口，一條條管線繞著的遺體，讓我感到難過又沮喪。我已經盡力了，但最後還是無法好好的把病人完美無缺的交還給家人，我只能好好的包著遺體，在移動遺體時儘量不要讓血滲透出來。

當一個生命結束了，新的病人就來代替，這樣循環著是刺激躁鬱症的因素。

不過，命運一再捉弄我，當他因為薪水誘人而不小心到一間汽車零件工廠上班，看起來不是什麼合法的企業，時間久了更覺得奇怪。有許多外勞一天工作超過十二小時，卻拿到比法律規定還低的薪水。當然，這就是一群不務正業的人聚集在一起的地方，尤其同一個部門的前輩們，迷戀於酒精、女人以及下班後的聚餐。日本人把酒局放第一，工作是第二，這樣的生活造成我們的問題。因為日本人的文化，酒局是非常重要的，當老闆或前輩要求就不應該拒絕，無可否認的，每天都會有酒局。光工作量就夠累了，下班還要陪前輩喝酒又很晚回家，早上起來又重複循環昨天的生活。

而我身為外國人，雖然了解這樣的文化，但是無法懷疑當兩人因為愛而結婚，身為家庭領導者的他，非得要陪其他女生喝酒多過陪自己的太太和孩子，全都是因為「義務」兩個字。最後往往是讓夫妻走上離婚這條路，造成婚姻破裂的文化為何需要存在？

我們常常因為這件事情吵架，我不會讓步，而他也無法拒絕前輩，這更讓我的躁症發作。我越來越無法控制我的怒氣，這兩件事情讓我的躁鬱症更加嚴重，我常常請病假，我感到害怕而且不太敢出門，無法入睡，每次睡覺只能睡2到3小時。雖然吃安眠藥和紓解壓力的藥還有其他種種藥物，已經達到最高的劑量了，但晚上還是要起來吃藥。我覺得晚上睡覺隔天起床很可怕，我想一直睡下去不要醒過來，什麼都不想做，我覺得我的人生無望，沒有價值，所有發

生的事情都是我的錯。同時我很生氣也無理的和先生吵架，每當回到家都會吵架，白天沮喪，晚上發瘋，最後我開始計畫自殺。

我的醫生認為這是不好的訊號，所以開證明建議我停工兩個月，並開藥給我，然後建議我申請政府給長期需要治療心理疾病患者提供的補助，因為這樣我只需要支付醫療費用大概百分之十，平常要付百分之三十。其實都沒有什麼損失，只是覺得困惑和有負面的想法，那時候我認為依靠政府的補助和隨身攜帶社會福利證書，好像自己是「精神殘疾」。在泰國應該不會有人跟我交朋友，在日本就是殘疾人士，在這個世界上沒有立足之地。

我的腦海裡非常混亂，根本不知道當時的我是憂鬱症還是躁鬱症，我只知道不久的將來會有不好的事情發生，而且真的不久。這件事情發生在他跟前輩出去喝酒，隔天早上才回家，在他洗澡準備去上班前我們已經大吵一架。晚上他很累的躺在床上準備睡覺，當時我不願意，在怒氣中一次又一次用力拉下枕頭不讓他睡覺。當他用棉被蓋頭部的時候，我就把它扯下來。當他關燈，我就開燈。他理智線在那一刻斷掉了，我們開始拳打腳踢，我看到他的眼神充滿憤怒，我們倆看起來像惡魔在打鬥。

接下來我好像被某樣東西狠狠打到臉，我根本不知道發生什麼事，第二第三次的重擊接連發生。在撞擊力停止片刻，我才發現他拳頭上的血跡，我低著頭用手擦一下鼻子，才發現是我的血。

我不知道時間過了多久，但現在已經停止了。

我趴在地上，眼前的畫面有點模糊，只看到手腕上的綠光，是媽媽的玉鐲，幸好沒有碎掉。

我的祖母過世時，我媽媽是大媳婦，根據傳統必須使用婆婆的手鐲，而原本的玉鐲就變成我的。「這個玉鐲是我們結婚的時候，妳爸爸買給我的，妳要帶著它讓它保護妳，不讓妳受傷害。如果妳兒子結婚那天，妳要把這個玉鐲傳給妳的媳婦，讓它傳承下去。」我把玉鐲貼在我頭上，吸取媽媽的溫暖，爸爸媽媽，我討厭自己，我累了，我受傷了，我該怎麼辦？

「回家吧！一個女兒我養得起。」這句話馬上出現在我的腦海裡，從小到大不論發生什麼事，爸爸都會這麼說。越看到爸爸雙手打開的畫面，我的淚水越無法停止，我該怎麼辦？我不斷的問自己。

難道我要回家當做什麼事都沒發生，留下心裡的傷口，讓他變成永久的惡魔，然後繼續傷害別人的女兒嗎？如果報警留下人生的污點，這樣他的媽媽也會跟我一樣痛苦吧？還是我繼續忍耐，最後我應該變成一具屍體收場，而他就變成犯人，我們雙方的母親也會難過，而我的兒子就會成為孤兒。真的沒有別的辦法了嗎？

除了哭之外我什麼都不能做，回想了好幾回才能集中精神站起來，看看自己身上的傷口，但一動身就會痛，我猜應該是肋骨斷掉了，鼻血停了表示鼻樑應該沒斷，嘴巴破了但沒事。只剩下臉部，我需要很大勇氣抬頭看。

一個女人的影像反映在鏡子中，對我來說好像是陌生人，右邊的顴骨腫起來差不多像乒乓球那麼大，左邊的顴骨有血塊，眼袋瘀青，擦掉的鼻血順著淚水流到下巴，感覺淚流滿面。鏡子中的女生用眼神責備我，彷彿要我承認我一切都是我引起的。

我往臥房看，從我這個角度看，燈光昏暗，我猜在他使盡全力後應該睡到天亮。我知道別人無法理解這件事情是我引起的，他們可能會批評並認為我愚蠢，但是我不在乎，我相信還有更好的選擇，不是我或他或任何人會痛苦的選擇，每個人都有被原諒的機會，不論是他或我，我是這麼相信著所以跨出家門。

交番<sup>1</sup>的燈還亮著，但裡面卻是空的，座位沒有人，桌上只有電話，上面有紙條寫著如果有緊急事故，請用電話與警察連絡。我鼓起勇氣拿起電話並告訴對方「我遇害了。」兩台警車在不久後抵達，多名警察看到我的時候表情都很驚訝，我馬上被帶上警車。每位警察安慰我，好像我是隨時會破碎的玻璃。警察輪流上前詢問事情的經過，並有禮貌的告知程序。之後女警進來了，她請我脫光衣服並仔細檢查我的身體，做筆記並取得拍照許可，用以作為存證。

下一位警察跟別的警察不一樣，他的臉部表情嚴肅，感覺在生氣。當我說不需要逮捕我的愛人時，他的音量充滿了怒氣。「不抓他那妳來幹嘛？」我說我只是想要報警並留下紀錄，如果下次這樣的事情再發生的話再逮捕他。

「如果有第一次就會有第二次，妳有看現在的妳嗎？下次妳可能沒有這麼幸運，也許會沒命，我們想逮捕他，也可以帶妳去安全的地方。」看著警察的表情，我知道他見過無數個像我一樣的女人。他的態度非常認真，我知道這是因為他擔心我的安全。

日本政府關注家庭暴力問題，我們稱之為DV (domestic violence)，全國有提供 115 間安全庇護所，裡面有臥房提供一些基本用品，如床、衣服、食物和其他，甚至有托嬰中心，讓有困難的媽媽可以住在這裡，直到能自力更生再出去過正常的生活。

這些資訊我知道，因為之前常常看到電視宣傳，不過我堅持回家並給他一次機會，警察要我填寫文件，內容是：「我的名字是.....受到先生攻擊，但我願意給他機會，如果類似狀況再次發生，我同意警察逮捕他。」負責我案件的警察還提供我緊急聯絡電話，強調說會定期打電話關心我的狀況，確認我真的安全了，我從來沒有想過日本的警察會這麼保護人民的安全。

那晚我安心的回家，至少有政府可以依靠，我在牆角躺下不小心睡著了。停在我家門口的機車聲把我叫醒，從窗簾縫隙滲透進來的陽光告訴我現在差不多中午了。我仍然屈膝睡在角落，聽到腳步聲我就越往牆邊靠。當家門被開起，看到他站在哪邊，我感覺到我身體在發抖。「吃東西了嗎？」眼前的便當讓我疑惑。

---

<sup>1</sup> 譯註：日語讀音 KOBAN，是警察常駐的執勤派出所，「交替輪番」值班的處所，故稱交番。

「現在幾點了？工作呢？」我不敢伸手去拿便當，但也忍不住問他為什麼現在回家。「我離職了。」他把便當放在桌上後坐在沙發。「啊？」這個答案讓我腦袋一片空白，不知道是什麼感覺。

「我離職了。」他再重複一遍。

「為什麼？」我還是原本的姿勢但是腦袋充滿了疑惑，不知道過了一個晚上發生什麼事情。

他轉過來跟我說：「因為我不想看到你哭。」並繼續說：「而且那份工作要從早做到晚，下班要戴面具陪那些前輩喝酒，六日還要陪老闆出去玩。回來還要跟妳吵架，每天看妳哭，我受不了了。」「難道妳還不明白嗎？我只有在家的時候才能做自己，而且跟妳相處我不需要戴面具，所以我就離職，因為我選擇妳。」那是他的答案。

我的信念終於成真了，他選擇改變自己的過錯，雖然要放棄自己的事業。我閉上雙眼，淚水從內心深處流出來，當我張開雙眼，我看到自己坐在空曠又黑暗的地方，兩個我還是站在那裡，遠方有一道光芒照過來。這次兩個我對我笑，並伸出雙手把我拉起來，我含淚著對她們笑，我們三個走向那道光。

窗外的天空亮了，我從床上起身，感覺是做了長夢，看了很長的連續劇，而我是女主角。旁邊依舊有一個說選擇我的男人躺在身邊，我輕輕的把他搖醒，他睜開眼睛拿起手機看時間：「七點二十了，給你十分鐘趕快打扮，等等一起出門上班。」人生的低潮已經過去了，之後我的人生慢慢往正面發展，他應徵到新的工作當郵差，是一間合法的公司，沒有被迫加班傷害身體，偶爾有聚餐，而他努力又認真的態度，相信幾年後他一定可以升遷。

對我來說雖然身傷的傷口已經癒合，但是心裡的傷口也許需要一段時間。有一大段時間我仍然躲在家裡不敢出門，慢慢的有勇氣出門甚至出去上班。警察在兩個月期間每個禮拜定期打給我，最後他跟我說：「這次算妳幸運可以和好，如果還有下次，希望妳能為這婚姻做打算。」我開始接受我的病況，並決定接受日本的社會福利，我可以沒有壓力的支付治療和醫藥費用，也可以安心的接受長期治療。

當我回到工作崗位，等著我的是人事部主任，她把補助的申請表格給我，請病假必須填請假單。如果需要長期請假，也可以向社會福利單位申請補助，補助金從繳交的稅金計算，大部分可以申請到薪水的百分之六十。

每位同事都對我很好，面帶笑容的跟我打招呼，試著跟我講話和溝通，連醫生都感謝和稱讚我一步一步的改變。組長讓我有機會完成自己的工作，其他同事在空檔期間也會伸出援手，連跟我不熟的兩位同事為了慶祝我能夠回來正常上班，偶爾也會約我吃飯，明明她們都快被工作擊垮了。這種種都是我能夠再站起來的動力。

自從發生那件事情之後，我跟他關係越來越好，工作環境有降低他的壓力，吵架次數也越來越少，再也沒有拳打腳踢的狀況發生。為了解決我不敢出門的問題，我們一起睡、一起起床、一起出門，讓我敢出門上班，假日時他騎機車載我到處玩，讓我重新接觸世界的美好。

當然，躁鬱症還是跟著我，但我們儘量找到彼此的平衡點，醫生建議我種盆栽以紓解壓力，我開始往正面思考，不像以前一樣整天悶悶不樂。與我最親近的人仍然不知道什麼是躁鬱症，但不管那是什麼似乎都可以接受，並尋找解決方法，在我情緒開始不穩定時提醒了我，例如：當我開始不開心、無理取鬧的時候，或我開始悶悶不樂、憂鬱症快發作的時候，他每天提醒我吃藥。

我的人生經過了許多波折，這不是第一次，應該也不是最後一次。但我努力的克服它，有社會和身邊人的協助，我希望有一天我可以過著快樂的日子。

渺小的希望請你等著我  
我的腳步也許比別人短  
但是我正在朝著你前進